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一

涅克拉索夫

 **eBOOK**
网络资源 非精英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为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他是俄国第一个在作品中反映底层人民痛苦生活的诗人。他一生写了很多诗篇，本书介绍了他的短诗：讽刺诗，抒情诗，政论诗；长诗：《萨莎》、《货郎》、《严寒，通红的鼻子》和《俄罗斯妇女》；还介绍了他的主要代表作品：《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涅克拉索夫

公民诗人的一生

引子

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
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吧……
去吧，无可指责地去牺牲！
你不会白白地死去：事业将会永存，
假如为这一事业有鲜血在汨汨地流动。

——涅克拉索夫：《诗人与公民》

在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俄罗斯文学中，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

涅克拉索夫是最杰出的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是最优秀的公民诗人。他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他把自己的全部天才和歌喉都贡献出来颂扬人民，描写人民的苦难生活。

涅克拉索夫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在自身痛苦的经历中，深深爱上了俄罗斯人民。他热情歌颂俄罗斯人民的勇敢、善良和勤劳，深切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人民。

涅克拉索夫继承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的优秀诗歌传统，并且把以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为主题的诗歌，带进俄国诗坛，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是革命的号角，时代的最强音，培养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战士。

涅克拉索夫是别林斯基的忠实的学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亲密战友，他的一生始终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毫不动摇。

涅克拉索夫离开人世一百多年了。但是，他的名字，他的诗歌至今受到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喜爱。

伏尔加河畔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新历十二月十日），涅克拉索夫出生于乌克兰波多里斯卡娅省涅米罗夫镇。他父亲是一个军官，在雅罗斯拉夫省有一座不大的庄园。他母亲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涅克拉索夫三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父亲辞职了，带着全家来到雅罗斯拉夫省祖传的庄园格列什涅沃村。未来的诗人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但是，诗人的童年并不美满。他的父亲就像他在《故园》里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粗暴无知、剥削成性的典型地主，是一个“阴森森的不学无术的人”，“打猎者和赌棍”。他在家收养了几个农奴情妇，整日里和她们鬼混。他还招募了几个饲犬人，豢养了一群猎狗，除了吃喝玩乐，便是带人去打猎消遣。在这里，涅克拉索夫每天看到的都是农奴遭受鞭笞和剥削的悲惨景象。

诗人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天性温柔而又富于理想的女人。丈夫的专横和残暴使她整天沉溺在忧郁和痛苦之中。她把自己全部丰富的天赋才能都献给了孩子们。诗人后来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母亲，“我的可怜的母亲”，“受难者”，“亲爱的”——涅克拉索夫在一系列诗篇里这样称呼自己的母亲。

在母亲的陪伴下，涅克拉索夫度过了童年的最美好的时光。“当周围暴虐在狂欢，犬舍里猎犬在嚎叫，暴风雪吹打着窗户的时候”，母亲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述迷人的俄罗斯童话和民间传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转述莎士比亚、但丁、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不朽诗篇。她那充满了高贵和柔情的故事，她那对农奴同情和关心的态度，减轻了周围生活给予孩子们的沉闷印象。后来，诗人在回忆母亲的长诗《母亲》中，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之情：

哦，我的母亲啊！
是你鼓舞了我！
是你拯救了我的灵魂！

每当诗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想起母亲，并满怀深情地呼唤他的母亲再现“灵光”：

跟我见上一面吧，母亲！
闪现一下你那轻盈的身影！

.....

我在呼求你的爱怜！
我向你唱忏悔的歌，
好让你那温柔的两眼，
用痛苦的热情洗净
我所有的污点！
好让你用坚强的意志
增强你已注满我胸中的
自由的、高傲的力量，
并使它走上正确的道路。

诗人父亲的庄园坐落在著名的“弗拉基米尔卡”大道近旁，它是西伯利亚流放犯的必经之路，是一条“被无数的脚镣磨平了的”道路。年幼的涅克拉索夫常常呆立在大道旁，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流放犯，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步艰难地走过去。“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们？……”诗人幼小的心灵里常常发出这样他当时无法回答的疑问。

在庄园不远处的山脚下流过伏尔加河。诗人把伏尔加河称为他的生命的“摇篮”。童年时，他几乎每天都和同年龄的农民孩子在伏尔加河上玩耍：洗澡，划船，背着猎枪在小岛上游逛。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下午，涅克拉索夫又和往常一样，跟着几个农民孩子来到优美辽阔的伏尔加河岸上。他看到：一群衣著破烂的纤夫，踏着滚烫的沙子，迈着沉重的步子沿着河岸痛苦地拖着货船走着。他一眼便认出了纤夫群中领头的刚宁神父——他被沙皇免了职。神父肩膀宽阔、包着头巾、穿着补钉衬衣，有着一副古代哲学家的智慧的面孔和一对善良的眼睛。此刻，他正用哀愁的目光凝视着前方，似乎在抱怨这不幸的命运。同刚宁并肩而弯腰行进的是一个长着浓密头发和胡须、带着微笑、身强体壮的大力士。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显得忧郁的高个子农民 着烟斗，无精打彩地挺直着他的身子。他旁边的那个有着结实肌肉的、矮壮的水手依尔卡，却略微抬起他的头，他的往上凝视的目光充满着诅咒、愤怒与抗议。处在这一群人中的那个穿着红上衣的少年拉里卡，前几天还在和他们一起玩耍，如今他也背上了这种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重荷。拉里卡右面的患着肺病的老头，由于身体虚弱和疲惫不堪，正用袖子在擦着额上的汗珠，看他那张精疲力竭的面孔，微微张开的嘴唇和无力的目光中充满着多少辛酸和痛楚啊！涅克拉索夫不忍再看下去了，急忙调过头跑回家中。但是，纤夫们气喘吁吁哼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却久久回荡在他童稚的心灵里……这一切——家里农奴的悲惨命运、纤夫们深沉的歌声和流放犯踉跄的身影，都在诗人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唤起了他对劳动人民由衷的同情。后来他在许多诗篇里，回忆起孩提时代跟农民孩子一起采蘑菇和玩耍的情景，回忆起伏尔加河畔那些不幸的纤夫……

向厄运挑战

十一岁那年，涅克拉索夫进了雅罗斯拉夫中学。这里的中学教师多半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在教室里打学生……教师们互相斗殴。”涅克拉索夫不愿意学习这里的功课，课外时间都用来读书。普希金的诗篇常常使他振奋，少年的涅克拉索夫就开始向往着诗人的荣誉。他在小本子上写下了他最初的诗作。在十七岁时，他就已经写了一卷诗稿和一部长篇小说。父亲不愿意在儿子的生活费用和学习上耗费金钱，当他读到五年级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带回乡下去了。过了近两年，在一八三八年，这位父亲把十七岁的儿子打发到彼得堡去，为了进贵族子弟可以靠公费受教育的武备中学学习。但军界的前程吸引不了涅克拉索夫，他一心想进大学；他的母亲支持儿子的文学志趣，也盼望儿子能上大学。

于是，涅克拉索夫违背父命，设法进了大学读书，开始做了大学的旁听主。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立即宣布断绝对他经济上的接济。他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没有钱，没有住处，也没有朋友。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困境中而不灰心丧气，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勇气啊！涅克拉索夫没有气馁，他为谋生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为了糊口，他“在劳动的重压下，消磨掉生命的节日——青春的年华”。

后来，涅克拉索夫不仅在一些诗篇中，而且在自传里回忆起这个时期的生活：

“有一个时候，我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后来我那点可怜的东西都卖光了，甚至连床铺、褥垫和军大衣都不得不拿去卖了，只剩下两件东西，一张小地毯和一个皮枕头。

那时我住在华西列夫斯基岛上，一间窗户临街的半地下室里。我躺在地板上写作；人行道上过往的行人打窗前走过，常常停下来观看。这使我很生气，于是我就把这里面的百叶窗子关起来，只留一线缝，让光线透进来照着我写作。有一回（我靠着一块黑面包过了三天），女房东走进来对我说，她再忍耐两天，过期就要把我赶走。听了女房东的判决，我躺在地板上，心里倒挺舒坦，接着又提起笔来时续时断地写作。突然，门槛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穿着浅灰色雨衣的人。……”

原来这是涅克拉索夫新结识的一个青年朋友。他是学艺术的，生活和涅克拉索夫一样穷困潦倒。他建议涅克拉索夫搬到他那里去住。后来他俩就住在一起，一同挨饿，一同找工作。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俩人共同用一件军大衣，共穿一双皮鞋，所以不能同时外出，只好轮流上街。

年轻的涅克拉索夫困在彼得堡，没有熟人，没有工作，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整整有三年，我差不多每天都过着饥饿的生活。不仅吃得差，吃不饱，而且还不是每天能吃到东西。有好多次……”涅克拉索夫自己说：“我跑到莫尔斯卡雅街一家有报纸看的饭馆里，什么吃的也没有要，拿过一张报纸装作看报，小心地把盛着面包屑的碟子移到面前吃起来。”

然而，这不过是偶然的事，经常做是不行的。他不得不找点临时工作来做，挣点钱来换面包。于是，他去教报酬十分低微的课，到报社和小型杂志社做帮工，抄写台词，给歌剧演员编写讽刺歌词，也去做校对。据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说，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刻，他“就到干草场去，在那里，为了换

得五个戈比或一块白面包，给农民写信，写状子，替不识字的人签名画押”。

许多年后，一个女演员写过一段回忆，如实地反映了涅克拉索夫当年的处境（涅克拉索夫那时常常去找她的父母，为他们抄写台词）。她说：

“我和妈妈叫他‘苦命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又伤心又惭愧。

“那儿是谁来了？”妈妈有时候问。‘苦命人’吗？接着便把脸转向他，问道，‘你大概想吃点东西了吧？’

“‘请拿来点吧。’

“‘安露什卡，请把午餐剩下的东西拿给他吧。’

“天气冷了，涅克拉索夫的样子显得可怜：脸色苍白，衣衫褴褛，不知怎的直打哆嗦；畏畏缩缩。手上没有戴手套，手冻得红彤彤的。他没有穿内衣，只是脖子上围一条非常破旧的毛织红围巾。有一次，我冒失地问：

“‘您干什么系一条这样破的围巾？’

“他用愤怒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厉声回答说：

“‘这条围巾是我母亲织的！’”

他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在他离家后不久死去的。这条围巾自然成了他最珍贵的纪念品。

在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涅克拉索夫从来没有放弃写作。在大约七年的时间里，他尝试了所有的文学体裁：他写了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吉洪·特罗斯尼科夫的一生和遭遇》，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写了大小十二个中篇和短篇小说；写了长短十四个剧本；他还写过童话，以及无数的诗篇和评论文章。青年时代的涅克拉索夫在这个时期作品产量之多，体裁运用之广，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他到彼得堡的第二年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诗集《幻想与声音》。他曾在自传中描述为这本书他拜见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情景：“他住在很高的楼上。看见出来一个令人可敬的老人，穿得十分整洁，前额突出。我把印好的单页交给他，请他发表意见。说好三天以后再回来。到时候我去了。他从所有的诗篇中指出两篇还不算坏，关于其余的诗他说道：‘假如您要出版，那么也不要您的名字出版，您以后会写得更好的，而且您将来一定要为您这些诗感到羞愧呢。’”

“不出版也没有办法了，柏涅茨基预约了差不多一百册，我预先支了钱。书出来了，作者的署名用了H·H·两个字母。委托别人去卖；一星期后我去书店一看——一册也没有卖掉，再过一星期也依然如故，过了两个月还是依然如故。我气得拿回了所有的书，把大部分部毁掉了。我再不写抒情的以及一般温情的诗作了。”

《幻想与声音》写得不成功：它们大半都是摹仿品。但是其中有几首已经发出了“涅克拉索夫式”的音调。

不过，这里应该提到，在四十年代初，涅克拉索夫创作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如《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一生》也曾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这部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一八四一年七月至八月的《文学报》上。作者通过对爱情故事描述，揭露了旧俄时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黑暗以及农奴制度和等级观念对人的纯洁感情的戕害。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父亲是农奴，给一位伯爵夫人当管家。由于他勤劳、诚实，伯爵夫人把他解放了。伯爵夫人和他私生了一个女儿——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注定她只能生活在“底层”，但她从小受到伯爵夫人的养育，因而羡慕和憧憬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结果被纨绔子弟玩弄和遗弃，导致了一生的悲

剧。作者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寓意深刻的象征手法描绘了一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等级森严的彼得堡的生活画卷，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到彼得堡“既不在地上，又不在地下”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境界。

结识别林斯基

一八四一年，涅克拉索夫结识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第一个领袖别林斯基。有一天，涅克拉索夫把他的手稿《彼得堡的角落》带给亚赛科夫（别林斯基的朋友），请他看一看。

那是一个冬天，亚赛科夫在家宴请宾客，忽然有人在前室拉铃，亚赛科夫的小姨离开餐桌往外走，想问问来的是谁，于是她看见一个瘦瘦的、脸色苍白的青年，穿着一件单薄的旧大衣，正在被仆人粗鲁地撵出去。她连忙制止，将青年领进主人的书房。她蛮以为这是一个不幸的请求救济的人；可是她弄错了：青年请亚赛科夫看他带来的一部稿子，然后转交别林斯基。亚赛科夫记性不好，没有及时把稿子交给别林斯基，别林斯基为这件事很生气，但主要的是——亚赛科夫丢失了那个青年的地址。

“这样对待人太可恶了，”别林斯基说。“照您的叙述和稿子内容看，您应该一天也不耽误，早点关心他才对，而您居然连他的地址也丢失了！要是一个衣冠楚楚的人物坐着漂亮的马车到您家里，您大概就不会那么漫不经心地对待他的稿子，也不会忘掉他的姓氏了，您不仅记得他的名字，连他的父名也会记得哩。”

这一顿斥责使亚赛科夫很难过，这件事在他的一生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致他终其一生，永远满腔热情地为别人奔波或办理别人委托他的事务。幸而有一天，正当别林斯基在亚赛科夫家的时候，那部稿子的作者跑来探问自己的命运了。青年的到来使他们俩人非常高兴。

这就是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结识的经过。这位伟大的批评家直率地批评涅克拉索夫的诗作缺乏独特性和创造性，责备他那些“人云亦云的陈腐的情调、千篇一律的地方、平淡无奇的诗句”。涅克拉索夫后来把自己第一本书的出版叫做“愚蠢”、“轻率的行为”。不过，说句老实话，在涅克拉索夫的这些早期诗作的个别主题中，可以找到同他成熟时期诗篇的联系，例如在《这种人不是诗人》一诗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诗人的崇高使命：

谁要是在受着苦难的兄弟的病床前
不流眼泪，谁要是没有一点同情，
谁要是为了黄金而把自己出卖给人们，
这种人就不是诗人！

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和后来诗人反复强调的“诗人必须是一个公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和别林斯基的结识，是涅克拉索夫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涅克拉索夫自己说过：“我和别林斯基相遇使我得救”。事实也是这样，诗人正是在别林斯基的关怀和指导下，才得以充分发挥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才能。别林斯基常常告诫他，文学应当为人民服务，“用朴素的语言阐述高尚的真理”，从而帮助他走上了真正诗人的道路。

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他们的谈话常常延续到深夜。除了“残酷的人生”学校之外，涅克拉索夫同时也在受着“别林斯基大学”的教育——这是任何一个俄罗斯作家所羡慕的最高的文学讲习班。在伟大的批评家有益的影响下，涅克拉索夫更深刻地认识了他在格列什涅沃

地主庄园和“彼得堡角落”里所观察到的当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这时他已深深地了解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文学的题材应该是直接的现实。他忠实地继承并终生保持着别林斯基所称赞的以果戈理为首的“自然派”的观点。

涅克拉索夫出现在俄国文坛上，正是贵族知识分子表现出无力进行更严峻的斗争，平民知识分子怀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要来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时候。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声称，他们接近人民，并承认人民是能够使自己摆脱农奴制压迫和其他剥削形式的惟一力量。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帮助人民进行斗争，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四十年代中期，涅克拉索夫出版了一些诗文集：《彼得堡风貌素描》、《彼得堡文集》以及其他许多作品。《彼得堡风貌素描》这个名字本身就表明，它要真实地描写首都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这部文集里，涅克拉索夫收入了散文作品《彼得堡的角落》。在这里清晰地展示了一些角落里的居民，一切丑陋的情况以及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着的，被现存社会制度判决要走向死亡的穷人们。这些画面和统治阶级的生活画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涅克拉索夫的才能在与困难进行斗争中成熟起来，他的政治眼界和诗的眼界扩大了。在涅克拉索夫的一生中，在他的美学思想形成方面，别林斯基起了极大的作用。别林斯基在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其他作家的创作发展中，同样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无论屠格涅夫，或是冈察洛夫都没有完全具备批评家的观点，而且他们在别林斯基逝世以后，就走向了自由主义阵营。涅克拉索夫与别林斯基的接近乃是在别林斯基生前的最后几年，但他一直到死都在忠实于别林斯基的遗训。别林斯基也同样热爱涅克拉索夫。据作家帕纳耶夫回忆，别林斯基爱涅克拉索夫那“顽强不屈的智慧，爱他为了获得每日必需的一块面包，早年就受尽痛苦，爱他那与自己的年龄不相称的大胆的实际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他从自己的辛劳和苦难的生活中得到的”。

共同的观点使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家结成了亲密的战友。涅克拉索夫在自传中写道：“我的书报评论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注意，我们在评论中的思想是非常相近的，虽然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短评就时间来说常常比别林斯基发表在杂志上的评论要早。我同别林斯基过从甚密。我多少写了一点诗。大概是在一八四四年，我把《祖国》一诗带去给他看；那时刚刚写好一个开头。别林斯基非常高兴，他很喜欢那种否定的精神，也很喜欢那些刚刚萌芽的语言与思想，它们在我后来的作品中得到了发展。他劝我一定继续写下去。”据帕纳耶夫回忆，《祖国》一诗把别林斯基带入了“欣喜若狂”的境地。“他把这篇诗读得能够背出来，并且把它寄给莫斯科的朋友们。”在分析《彼得堡文集》里的诗篇时，别林斯基写道：“最值得注意的是文集的出版者涅克拉索夫先生所写的作品。这些诗篇充满了思想；这不是歌唱少女和明月的诗；其中有很多聪慧的、真实的、现代的东西。”

一八四六年，当涅克拉索夫把刚刚写好的一首诗《在大路上》朗读给别林斯基听以后，别林斯基拥抱着他，几乎是满含热泪地说：“您知不知道您是一个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在一八四六年二月十九日写给赫尔岑的信中说：“你说得对，涅克拉索夫《在大路上》这篇作品是非常好的；他还写了不少这样的好作品，将来还要写更多这样的作品。”次年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我给予涅克拉索夫很高的评价，是因为他的丰富的天性和天才。”

涅克拉索夫在别林斯基一生的最后几年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担任编辑时，常常受到该杂志发行人克拉耶夫斯基的无情剥削和压制。一八四六年年底，《现代人》杂志由涅克拉索夫担任主编以后，别林斯基的生活状况和评论工作情况才得以根本改变。涅克拉索夫积极支持别林斯基的文学活动，使别林斯基能在他生命的晚期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别林斯基在给批评家鲍特金的信中，满怀深情地谈到《现代人》所给予他的帮助：“《现代人》就是我全部的希望：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我这里说的是这个字的本意，而不是它的转意。”

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的伟大友谊是俄国文学史上光辉的篇章。

《现代人》编辑

一八四六年秋，涅克拉索夫和作家帕纳耶夫共同承担了由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从此，这个杂志便成了那个时代俄罗斯优秀人物的讲坛，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如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的小说，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以及诗人自己的作品，都在这里发表，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涅克拉索夫也为此而受到沙皇当局的敌视，说他是“最狂妄的共产主义者”，处处加以监视。

涅克拉索夫为了办好杂志，宣传进步思想，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为杂志献出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涅克拉索夫的编辑活动是俄罗斯新闻出版史上光辉的一页。

涅克拉索夫担任《现代人》主编期间，正是俄国沙皇统治最残酷的时期（1848—1855）。赫尔岑在《北极星》上关于这个时期写道：“黑暗的、七年的漫漫长夜降临了俄罗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被流放到维亚特卡，屠格涅夫被捕了，并被送到乡下，奥斯特罗夫斯基也受到了监视。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无一幸免地受到流放和监禁。

《现代人》的出版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涅克拉索夫没有屈服。为了保存杂志，同时也为了坚持它的民主主义倾向，涅克拉索夫牺牲了他的一切——他的精力、时间、健康、甚至终止了自己的写诗工作。他即使写出诗来，也很难照原样发表，往往被书刊检查机关删改得不成样子。

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讲话，这就是涅克拉索夫办杂志的宗旨。任何与此相违背的作品，都是他无法忍受的。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这种坚定的立场。有一次，当屠格涅夫知道下一期《现代人》小说栏没有什么好作品，只能发表一个不大高明的中篇小说，于是他跑到编辑部，兴高采烈地告诉涅克拉索夫，说昨天他在一个交际场中听到一位青年作者朗读自己的处女作，它写得如此美妙，他只好从此搁笔，免得在这位新的才子面前丢丑。他劝涅克拉索夫赶快把那个中篇小说弄到手，同时保证说，它能使杂志一下子增加五百个订户。涅克拉索夫很高兴，便请屠格涅夫设法让《现代人》发表那篇小说，甚至吩咐印刷所停止排印原先发下的中篇小说。实际上，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中篇小说还没有写完，过了十天，作者才亲自把它送到编辑部。他是莫斯科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来时坐着轿式马车。涅克拉索夫没有审读原稿，立刻发到印刷所去排版，因为为了等这篇小说，已经耽误了杂志的出版日期。当印刷厂把稿样送来时，涅克拉索夫大失所望。小说里的人物全是伯爵、宫廷侍从、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男女主角满口浮华的词藻，简直使人讪笑；除了文字花哨以外，小说中还夹杂着晦涩的哲理性的议论。

涅克拉索夫为了惩罚屠格涅夫，强迫他将他所吹捧的那篇小说的男女主角的那些词藻浮华的对话修改一遍。屠格涅夫工作了一会儿，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说道：“应该把作者结实实打一顿，叫他永远不敢执笔！顺便把我也打一顿！”

涅克拉索夫是一个独具慧眼的编者。他根据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一篇作品《童年》，就毫无错误地预测到，这将是一个独特的天才。

一八五二年，当人们哀悼果戈理的逝世，并为俄国文学的未来忧虑的时候，涅克拉索夫收到了从斯塔罗格拉德柯夫镇寄来的一份誉清的手稿，这就是托尔斯泰的《童年》。托尔斯泰还附了一封信。这封信对于一个初学写作

者来说，是使人感到有点出乎意料的，矜持的，渗透着一种贵族式的独立不羁的味道。与此同时，这位不知名的作者还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只用了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列·托”，并毫不隐讳地说，他以后的命运多半取决于涅克拉索夫，因为他可以“鼓励”他“继续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或者“迫使他把这刚刚开始写的东西付之一炬”。在托尔斯泰成为一个作家的最初几年，涅克拉索夫是他惟一的文学方面的通信人，严格的批评家和编辑。同涅克拉索夫的书信往来对托尔斯泰来说是意义重大的。这位著名的诗人、最有威望的编辑写信给他，说他“有天才”，他的作品“在我国文学中肯定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使托尔斯泰受到鼓舞并激励他“继续写作”。

但是，涅克拉索夫本人也是非常重视这位作者为《现代人》撰稿的，把他看成是果戈理传统的继承人，认为他的“方向”和“天才”——“这恰恰是目前俄国社会所需要的东西：真实——果戈理死后俄国文学中残留得如此少的真实”。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童年》的作者不是模仿者，他有独特的创作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以其特有的“形式”，“给俄国文学带来了真实”。也许正是这点，使涅克拉索夫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感到一个和他的气质相似的艺术家的出现，而且，根据对时代的认识和评价，涅克拉索夫预言，托尔斯泰将成为这个大转折时代的文学巨人。这就促使涅克拉索夫常常劝导托尔斯泰积极进行自我教育，克服身上的老爷习气和军官作风，做一个公民作家，一个新型的艺术家的。

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尔斯泰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他第一件事就是要认识这位培养他的著名的诗人和编辑涅克拉索夫。这一天，托尔斯泰穿着自己的军大衣同屠格涅夫沿着利杰伊大街向涅克拉索夫住的三十六号寓所走去，《现代人》编辑部就设在这里。在宽敞的房间里摆设了一张长长的桌子和一些古色古香的椅子，《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们常在这里聚集。涅克拉索夫愉快地接见了这位初露头角的作家。涅克拉索夫又高又瘦，留着不长的黑胡子，他给托尔斯泰留下一个善良和有趣的印象。事后，涅克拉索夫欣喜若狂地写信给批评家鲍特金说：“我们畅谈至兴尽！一个可爱的、精力充沛的、高尚的青年——一只鹰！……也许，这是——一只雄鹰。他的作品已经很好了，可他本人给我的印象要比他的作品更好……我非常喜欢他。”

当他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的手稿时，他深更半夜跑到作者家里，向他祝贺创作的成功。当人们把丘特切夫归入“第二流诗人”之列的时候，涅克拉索夫根据丘特切夫的诗篇，高度评价他的成就，称他为“俄罗斯的优秀诗人”。

正因为涅克拉索夫有如此敏锐的美学鉴赏力，他才能发现人才，并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的若干章节、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别林斯基的深刻的文学论文……这些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和作品都是首先在《现代人》上发表的。

《现代人》每一期出版都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现代人》成为当时最优秀的人物向俄罗斯社会说话的讲坛。它的影响日益增长。因而，它也招来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和破坏。但是，《现代人》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仅以一八六一年为例，《现代人》拥有七千个订户，而与它竞争的自由派杂志的订户则少得多：《俄罗斯通报》五千七百，《祖国纪事》四千。就这样，《现代人》成为团结俄国民众力量准备发动革命的思想中心和

独特的司令部。

“尼古拉三雄”

一八五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结婚之后，为了寻找一条更广阔的革命斗争道路，带着妻子到了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给《现代人》写了一篇稿子，涅克拉索夫看到后大为赞赏。涅克拉索夫凭着他的编辑工作上的敏锐洞察力，单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篇书评，就可断定他是别林斯基事业的最有力的继承者。在深秋的一天，涅克拉索夫热情地邀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两个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融洽。涅克拉索夫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杂志社工作，担任“批评和书刊评论”栏的编辑。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兴地同意了。由于涅克拉索夫的信任，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快在办杂志的工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最后，还影响了杂志的倾向，促使涅克拉索夫的战斗立场变得更加彻底了。在这块阵地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许多文学论文，尖锐地批判了反动文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理论家的反动观点。由于他忘我地工作和充满战斗激情的论文，《现代人》的战斗性和革命性显著加强了。

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坚定的战斗的革命立场，他那语言尖锐的论文，引起了反动作家和批评家的猛烈攻击。甚至有几个《现代人》的同人的自由主义者，也对他感到不满。在最初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不知道这些书评文章的作者。当屠格涅夫、鲍特金、格里哥罗维奇一些人要涅克拉索夫说明的时候，涅克拉索夫通常总是设法避免作正面回答。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一时竟没人知道。有一次，鲍特金固执地盘问诗人，他说：“涅克拉索夫，说老实话，人家说，你是从中学校里挖掘到你的批评家的？”“挖掘”，涅克拉索夫回答说，“这是我的事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反对者，千方百计要拆散他同涅克拉索夫之间的联合，迫使他离开《现代人》。有人保举和自己同道的人来代替他，有的人，如自由派作家德鲁日宁甚至以引退为要挟。尽管如此，涅克拉索夫还是没有因此而动摇，在一次出国疗养的期间，索性把杂志的编辑工作全部交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来经管。

在编辑工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注意发现和培养革命的青年人才。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来稿写得很深刻，就邀请那位作者来谈话。作者是一个中学生，才十九岁，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这个青年人很有头脑，就把他推荐给涅克拉索夫，留在《现代人》编辑部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让杜勃罗留波夫替他编“批评和书刊评论”这个专栏，他自己专门去负责哲学、经济和社会问题各栏的工作。涅克拉索夫继续负责文学创作。他们三人的名字都叫尼古拉，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尼古拉三雄”。

这样一来，就在编辑部内部使他们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几个作家的关系紧张起来，很快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相当大一批不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主义观点的贵族作家拒绝为杂志撰稿。特别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退出了《现代人》。同涅克拉索夫有着多年友谊的屠格涅夫是第一派的首领，和他决裂对于涅克拉索夫是严重的打击。但是诗人仍然和他决裂了，因为诗人的一切同情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方面的。

一八五八年，涅克拉索夫发表了他的有名的政治诗《叶辽慕希加之歌》，提出了六十年代青年的革命口号。杜勃罗留波夫读后高兴地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你要背熟，并要你认识的朋友们也都背熟涅克拉索夫发表在《现代人》九月号上的《叶辽慕希加之歌》……愿你记住并喜爱这篇诗：它是有着

教训口气的，如果你愿意那样理解的话，但是它却符合于还没有完全陷于庸俗泥坑的青年的心。天哪，如果书刊检查机关不迫害涅克拉索夫的话，他可以写出多么绝妙的作品啊！”杜勃罗留波夫十分崇敬涅克拉索夫，把他称为“最可爱的俄罗斯诗人，我们诗歌中最高原则的代表，生活和力量现今所寄托的惟一天才。”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杜勃罗留波夫早逝的噩耗传来时，涅克拉索夫这个久经艰苦生活磨砺的诗人，一向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孤僻的人，却像孩子似的恸哭了。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在埋葬杜勃罗留波夫那天，发表了充满深厚情谊的墓前演说。

在六十年代前夜和六十年代初期，涅克拉索夫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往密切的年代中，他创作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诗人与公民》、《别林斯基》、《不幸的人们》、《大门前的沉思》、《伏尔加河上》、《农民的孩子》，等等。涅克拉索夫把自己一切美好的希望、自己的一切幻想都同革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把农民看作是能够使当时社会现实再生和更新的惟一力量。

《诗人与公民》（1856）是一篇包含着斗争纲领的革命诗篇。涅克拉索夫号召“勇敢地击溃罪恶”，“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在涅克拉索夫看来，俄国惟一名符其实的公民就是革命者。据此，涅克拉索夫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艺术观：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的这句名言，反映了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普遍的信念。车尔尼雪夫斯基很重视这首诗，把它看作是一篇包含着行动纲领的战斗宣言。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分关心这首诗如何才能流传得更广。涅克拉索夫诗集出版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诗集的短评，在短评中还引证了《诗人与公民》的全文。这首诗引起了沙皇当局的不安和憎恨。教育大臣为此颁发了一项“严禁此书再版”的命令。

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了。《现代人》暂时停刊。涅克拉索夫在这一年经历了一些困难的日子。反动阵营中许多敌人加强了对他的攻击。放出了一种荒诞的谣言，说涅克拉索夫已经放弃了从前的信念。诗人同往常一样没有申辩，没有反驳，就是反驳也很难通过审查的。涅克拉索夫的朋友也没有了，杂志也没有了，他没有办法公开出来给自己辩驳，只好在私人通信中发泄他的痛苦和烦闷。

事实上，涅克拉索夫一直忠于自己的战友。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为了减轻自己朋友的妻子和儿女的艰难处境，他到处奔波，做了很多事。八个月后，《现代人》复刊以后，涅克拉索夫一如既往地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路线。当涅克拉索夫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狱中创作长篇小说《怎么办？》时，他立即决定在《现代人》上连载。当原稿通过两重审查难关，终于落到涅克拉索夫手中以后，涅克拉索夫又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他在去印刷厂的途中偶然丢失了这包原稿，而且没有立刻找到它。涅克拉索夫很懊丧，因为他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留底稿，涅克拉索夫急得团团转。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在《圣彼得堡市警察报》上登了一则遗失原稿启事，答应给拾到者一笔赏金。涅克拉索夫度日如年地挨过了三天，一个穷公务员带着他所拾到的包裹到诗人的寓所来了。涅克拉索夫一得到他那狱中朋友的作品《怎么

办？》，赶紧把它发表出来，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书刊检查机关和沙皇当局一定会翻然醒悟。等到他们明白了自己的疏忽，便要查禁这部作品。果然，《怎么办？》很快遭到了查禁，可是已经晚了，刊载《怎么办？》的那几期《现代人》早已通过手抄本的形式，在全国流传开了。《怎么办？》成为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生活的教科书”。在这里面也包含着涅克拉索夫的一份功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临终的前一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涅克拉索夫是我的恩人。只是由于他的伟大的智慧、非常高贵的心灵和毫不畏惧的坚强性格，我才有可能写得像我现在所写的这样。我很好地为祖国服务，我有权得到它的感激，但我对祖国的一切功劳，都是他的功劳。”

“愁苦生活中最明朗的一页”

涅克拉索夫终生没有结婚。在他孤苦零仃的独身生活中，帕纳耶娃曾给予他无私的友情和温暖。

帕纳耶娃（1820——1893）出身于演员家庭。一八三九年嫁给作家帕纳耶夫。帕纳耶夫在四十年代是批判现实主义派——“自然派”的健将之一，他的好些小说和特写博得别林斯基的赞赏。谢德林在自传里证实，那时候帕纳耶夫的文章对青年的感染力甚至不下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不过，帕纳耶夫出身于豪富的世袭贵族家庭，结婚初年，他身上还保留着不少纨绔子弟的习气。他很快就对妻子冷淡下来。帕纳耶娃在孤独的处境中苦苦挣扎，正如涅克拉索夫献给她的一首诗里所说的，“你用忧戚、斗争和血泪做代价，向命运换取了你的每一个进步。”

一八四二年，帕纳耶娃认识了涅克拉索夫。他们小时候遭受的苦难、对戏剧的共同爱好等等，成了双方友谊的媒介。但是帕纳耶娃经过长久的动摇，才在四十年代中期开始跟涅克拉索夫同居。一八四七年，帕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一同接办《现代人》杂志。他们仍然和帕纳耶夫维持着朋友的关系，甚至长期生活在一个屋顶底下，一直到帕纳耶夫去世为止。在当时和五六十年代的俄国先进分子中间，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诗人奥加辽夫的第二个妻子娜塔丽亚·屠奇科娃后来同赫尔岑结合，却没有影响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的友谊，就是一例。

帕纳耶娃原先只在彼得戏剧学校受到一点点正规教育，她在顽强的自学中提高自身的素养，成为涅克拉索夫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现代人》的积极撰稿人。她曾写过自传体小说《塔尔尼科夫一家》，对不合理的儿童教育制度表示抗议，别林斯基读后立刻予以好评。她还同涅克拉索夫合著了两部驰誉一时的长篇小说《浪迹三方》和《死湖》。帕纳耶娃一生始终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她同杜勃罗留波夫长期保持着纯洁的姐弟情感。杜勃罗留波夫临终时托她照料他的两个孤苦的弟弟，她忠实地执行了他的遗嘱。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列普佐夫被捕后，她是冒着风险前去探望他们的极少数人之一。

帕纳耶娃在她那本著名的《回忆录》里，曾详细描绘了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期间的工作和写作情况，这里我们摘引两段。

一段是论述涅克拉索夫的写作习惯：

“涅克拉索夫写散文的时候，总是坐在写字台旁边，或者甚至躺在沙发上；作诗的时候却多半是一边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吟诵，等到全诗打完腹稿，才随便拿起一张纸头，把它记录下来。

他写诗很少修改。假如作一篇长诗，他可以一连在房间里走上好几个钟头，同时用单调的声音吟诵它；要休息他便在沙发上躺一躺，可是并不住口；随后又站起来，继续在房间里走动。涅克拉索夫能够背诵自己的任何一首诗，不管它是什么时候作的。一首诗无论有多长，他决不会背到某一节就停住，好像他是在看着原稿朗读似的。不过他也能背诵其他俄国诗人的许多诗作。”

另一段记述了涅克拉索夫写作著名诗篇《大门前的沉思》的经过：

“《大门前的沉思》一诗是涅克拉索夫害忧郁症的时候写成的。当时他整天躺在沙发上，几乎什么东西也不吃，什么人也不接待。

这首诗写成的那一天，我对涅克拉索夫说，他很久不在《现代人》上发

表诗了。

‘我不愿意写出一首诗来念给两三个人听一听，然后就藏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况且脑子里空洞洞的没有一点能促使人写作的可取的思想。’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起床，走近窗口，注意到有一群农民坐在国有财产部大臣公馆大门口的台阶上。

“那是深秋时节，早晨冷飕飕的，还下着雨。农民大清早来到了公馆，大概想递什么呈文。看门人打扫台阶的时候要赶走他们；他们躲在大门口突出部分的后面，一会用左脚站着，一会用右脚站着，身子紧挨着墙根，全被雨水淋湿了。

“我到涅克拉索夫那里，把我看见的场面告诉他。当他走近窗口时，公馆的几个看院子的和一名警察正在推着农民的背脊撵走他们。涅克拉索夫紧闭着嘴，急躁地不断地捻着胡子；随后他迅速离开窗口，又在沙发上面躺下了，约莫过了两个钟头，他就给我朗诵了《大门前的沉思》这首诗。”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帕纳耶娃对涅克拉索夫有良好的影响。涅克拉索夫的同时代人、评论家兼小说家叶·亚·柯尔巴辛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个高傲的女性能够认识涅克拉索夫的真正价值，而且对他报以缠绵的爱情，她构成了我们诗人的愁苦生活中最明朗的一页。”五十年代时，涅克拉索夫为帕纳耶娃写过许多抒情诗，描摹了她的美好动人的形象。可是，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娃的性格都很倔强，他们的关系并不稳定。几个孩子由于都在幼年时夭折了，也不曾在父母之间起到维系感情的纽带作用。一八六一年，帕纳耶娃在“奥加辽夫案件”中败诉，涅克拉索夫受到牵连，这件事增加了彼此间的齟齬，一八六三年年中，他们终于分开了。次年，帕纳耶娃同《现代人》的秘书、评论家阿·戈洛瓦乔夫结婚。涅克拉索夫仍旧把她当作亲近的朋友，诗里间或流露出思念故人的情怀。

在孤独中奋战

在沙皇书刊审查制度压迫的艰苦的六十年代，失去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仍然在复刊的《现代人》中毫不妥协地维护着他的战斗传统。他把一切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杂志。在长期的孤军奋战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文学中的革命民主主义方向。《现代人》仍然是吸引一切优秀的俄罗斯人的中心。六十年代中期，反动势力越来越加强了。尤其在卡拉科左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反动势力对杂志的迫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八六五年，《现代人》接连两次得到沙皇当局的警告：第一次是在十一月十日，第二次是在十二月四日，而第二次警告就是由涅克拉索夫的诗《铁路》引起的，因为这首诗暴露了新生的工人阶级所受的残酷剥削，并号召工人们起来积极反抗。

《现代人》危在旦夕。涅克拉索夫一向把自己的杂志工作看作是对祖国的真正服务。他以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现代人》成为宣传革命与进步思想的喉舌，对于这一点他特别重视。为了保卫杂志不受沙皇政府方面的无止境的迫害，涅克拉索夫准备采取不得已的措施，甚至做出了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事：一八六六年春，他写了一篇诗来祝贺沙皇的“救命恩人”——奥西普·柯米萨罗夫；四月十六日，在庆祝宴会上他又读了一首颂诗，献给一八六三年镇压波兰起义的刽子手——反动大官僚穆拉维约夫。

就在四月十六日当天晚上，诗人写了一篇悔恨的诗，同时表示将接受俄国人民的谴责。果然，涅克拉索夫收到了读者的许多来信，读者们都因为他的缪司的“不正确的声音”感到惶惑。尤其使涅克拉索夫痛苦的是平民知识界的青年对他暂时的冷淡，他们曾那么虔诚地信任他，而现在却对诗人表示怀疑了。涅克拉索夫在以后的全部生活中都为他这片刻的软弱和妥协而羞愧，为自己犯的“罪过”而深感痛恨。一八六七年，涅克拉索夫在答复一位“不认识的朋友”的赠诗中，公开表示忏悔：

我从不利用竖琴做交易，但这样的事
确实有过：当难逃的天数胁迫威逼，
我手拨琴弦，发出了虚伪乖戾的
声息……
很久以来我就是孤身作战，伶仃无依；
我和友爱的家庭开始曾结伴同行，
而如今呢，他们在哪儿，我的友人？
些人早就和我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对另一些人是我自己赏了他们闭门羹；
一些人早已跨出了阳世的门限，
又一些人遭逢不幸，命蹇途穷……
为了我落得个茕独孤零，
为了我再也没有人可以依凭，
为了我逐年地丧朋失友，
而征途上遭逢的敌手却越聚越多——
为了那一滴血，和人民共有的那一滴，
原谅我吧，啊，祖国！请你原谅我！

涅克拉索夫在这一时期与反动势力暂时妥协的根源，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因为“涅克拉索夫本人是软弱的，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但他是完全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涅克拉索夫也正由于自己的软弱性向自由派弹了一些阿谀逢迎的调子”（《列宁全集》第18卷306页）列宁的评价是十分公正的，在这里，既指出了涅克拉索夫的软弱性，又肯定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

一八六六年六月一日，《现代人》被查封了。沙皇政府在宣布这项命令时说，查封的理由是：“因其倾向早经证实有害于社会。”

《现代人》被查封之后，涅克拉索夫心情十分沮丧。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战斗的社会活动家气质的人，离开杂志这个面向社会的阵地，他是无法生活的。一年半以后，涅克拉索夫租得了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杂志的出版权。从此，他同著名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一起并肩战斗，发挥了像《现代人》那样的巨大影响，被当时的进步人士视为自己的“机关刊物”。

涅克拉索夫对《祖国纪事》也像对《现代人》一样，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但是，即使在从事繁重的编辑工作的同时，涅克拉索夫始终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革命诗人的使命，在七十年代里，他仍然创作了一系列优秀诗篇：《祖父》、《现代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他的很多诗还被谱成歌曲，在青年和大学生的集会上歌唱。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人民性倾向遭到了自由派贵族作家的反对和嘲笑。

有一次，屠格涅夫和鲍特金当着涅克拉索夫的面，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为农民写诗的倾向。

“涅克拉索夫，我希望你了解，”屠格涅夫说，“我们坦白地说出我们的意见，是为你好。”

“可是你们凭什么说我在生气呢？”涅克拉索夫边走边回答。

“他没有理由生气！没有理由！他应该感谢我们！”瓦·彼·鲍特金说道。“是的，亲爱的朋友，你的诗写得很呆板，缺乏高雅的形式；这对于一个诗人是一大缺陷。”

“你写诗过于着重现实性，”屠格涅夫说。

“对，对！这是不行的！”鲍特金附和道，“你太着重那方面，这会使得有艺术修养的人感到厌恶，他们听着刺耳；音乐也好，诗也好，如果其中有不协调的地方，耳朵就受不了。亲爱的朋友，诗意不在你的现实性，而在诗的形式的高雅、诗题的高雅。”

“昨天我和鲍特金在一位高雅的女士家里度过一个晚上，她对于诗很有鉴赏力，”屠格涅夫说，“她读过歌德、席勒和拜伦的全部诗歌原著。我想把你的诗介绍给她，就对她念了你的《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她聚精会神地听着，等我念完的时候，你知道她发出什么感叹吗？——‘这不是诗！他不是诗人！’”

“真的，真的，”鲍特金证实道。

“我知道，上流社会妇女不会喜欢我的诗！”涅克拉索夫说。

“亲爱的朋友，不能这样小看上流社会妇女的意见，”鲍特金急躁地反驳说。“连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也重视她们的赞赏，常在诗歌发表以前念给她

们听听。”

“我跟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相差太远了！”涅克拉索夫回答，“如果我模仿他们，那是没有一点用处的。不过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特色，我的特色就是现实性。”

屠格涅夫把原始形态的钻石跟它经过珠宝匠的妙手琢磨后获得的光泽作了一番比较。他又把乡下美人跟姿色较差、可是具有上流社会高雅风度的妇女加以对照。

“高雅的形式在各方面都占优势，”屠格涅夫结束他的话题。

鲍特金一边听屠格涅夫讲话，一边用简短的感叹句表示赞许：“对，妙！”屠格涅夫住嘴以后，他用教训口吻向涅克拉索夫说：

“是啊，亲爱的，我们在帮你从诗歌中排除粗糙的现实性。昨天我们从那位高雅的女士家回来，一路上都在谈你的诗，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你走错了路。再不要歌颂车夫和菜农的爱情以及农夫村妇了。这是一种刺耳的假声。你对于我们的友好坦率的态度不要见怪，相信我们的话：像你的诗《夜里》所包含的那种现实性，使得每个对诗歌具有高度美学理解力的人都很厌恶。描写让会生活的脓疮是亵渎行为。请不要因为有些毛孩子和外行恭维你这一类诗就迷惑起来，你要听从那些了解高雅的诗歌的人。青年作家往往由于在一般根本不懂真正的诗歌的老粗中间享有一点虚名，结果把自己毁了；这样的作家很多，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涅克拉索夫低着头来回走动，可是突然挨近桌子，说道：

“各位，从严格的美学观点来看我的诗，你们的意见也许是对的，不过你们忘记了这一点：每个作家只能表现他深切感受过的东西。因为我从小就有机会看到俄国农民在饥寒和各种暴行中遭受的苦难，所以我从他们中间撷取了我的诗歌主题。我觉得奇怪，你们居然否认俄国人民有人的感情！他们像我们一样对女性感到强烈的爱慕和妒嫉，他们也同样忘我地爱孩子！”

涅克拉索夫用非常激动的声音说完了这些话，又在房间里走动起来，同时继续说：

“上流社会的人不读我的诗就不读好了，我又不是为他们写的。”

“那么，亲爱的朋友，你一定是为俄国农民写的啰，可是他们一个大字不识啊！”鲍特金挖苦道。

“我比你懂得清楚，识字的农民并不算少，而且俄国人民很快就会个个识字，别看他们现在没有老师。”

“他们还要订阅《现代人》哩！”屠格涅夫笑嘻嘻地说。

涅克拉索夫显然很窘，他停下脚步。

“好，好，屠格涅夫！”鲍特金叫道，然后用怜惜的口气继续说：“唉，亲爱的涅克拉索夫，你使我们感到诧异：你原是那样一个讲求实际的人，突然之间却变得像玛尼罗夫（《死魂灵》中的人物——笔者）似的想入非非了。”

“你们有权拿我开心！”涅克拉索夫忧郁地回答。“如果我坦白地对你们说出我的想法，你们会更加开心和惊奇。我想：假如俄国农民能够——哪怕是在我死后也好——读我的诗，我的作家自豪感就完全得到满足了！”

涅克拉索夫虽然受到自由派作家的嘲讽，但他不怕打击，不怕孤立，自始至终地坚持着文学的战斗传统和诗歌的人民性倾向。

“ 他会名传不朽…… ”

涅克拉索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紧张的工作中写了几部大型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俄罗斯妇女》、《现代人》等。诗人要在这些作品中，再次重现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光辉形象。涅克拉索夫指出了从十二月党人到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七十年代的人们的血肉相连的传统。书刊检查机关在审查涅克拉索夫的这些作品时，删改得非常厉害，正是因为沙皇政府害怕这些革命思想传播的缘故。七十年代的革命者，从这些关于过去时代的革命者的长诗中看到了自己。因此，这几部长诗是涅克拉索夫全部作品中最为流行的。

然而，诗人的生命快要结束了。难于置信的劳动和非人的苦难的年月，使涅克拉索夫未老先衰了。严重的疾病——癌症——使他卧床不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就是床，我的世界就是两间房子。”诗人知道，他的日子不长了，因此，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继续写作。为了免遭书刊检查机关的删改，他“咬紧牙关”多次修改自己的作品，并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作品送到读者面前。在诗人临终前不久，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关于他曾经写道：“这个被审查机关包围和教养出来的人，还想在它的桎梏下死去。他在难以想象的疼痛中竟写成一首长诗，对这首诗，审查机关也是刻不容缓地大删大改……可以想象，这种粗暴的行为对于一个将死的人该会引起怎样的印象。遗憾得很，就是斡旋也几乎完全无益：一切都是这样充满了仇恨和威胁，甚至远远地接近都很困难。而长诗是卓越的……”

一八七四年，诗人在《哀诗（致叶拉可夫）》中，再次重申他要为人民的理想勇敢作战的信念：

我向人民弹奏竖琴。
很可能，我将死去，人民还不识不闻，
但我为他们服务过——这就足以
使我安心……
不是每一个战士都能杀伤敌人，
但每一个战士都要作战！
而决定战斗的却是命运……

诗人虽然遭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和监视，但是，广大人民并没有忘记诗人。彼得堡大学生的代表们拜访了病魔缠身的诗人，带来一封写满几百人签名的对诗人表示诚挚问候的信。

当涅克拉索夫病重的消息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耳朵时，他从遥远的雅库梯亚流放地，写信给他的表弟亚·尼·佩平，信中说：“……假使，你收到我的信的时候，涅克拉索夫还能继续呼吸，请你告诉他，我热烈地爱他这个人，我感谢他对我表示善意的关切，我吻他，我确信：他会名传不朽，俄国将永远爱他，他是一切俄国诗人中最有天才和最高贵的人。……作为诗人，他当然高于一切俄国诗人。”

涅克拉索夫有幸在生命弥留之际听到了这位伟大批评家、他的战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段诀别赠言。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请您告诉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我非常感谢他；

我现在感到安慰：他的话比任何人的话对于我都宝贵。”

涅克拉索夫于一八七八年一月八日（新历）溘然长逝。许多革命组织，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差不多“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都参加了诗人的葬仪。青年学生开始走到诗人的灵柩前面瞻仰遗容。一位同时代人曾经写道：“从普希金时代起，不论向哪个作家的灵柩涌来的人，都未必像我们在涅克拉索夫的灵柩旁所看到的那么多。”数千人送诗人走完他最后的道路。涅克拉索夫的棺木上摆着许多花圈。其中一个花圈下款署名是：“社会主义者们敬献”。在送殡的人群中间有许多工人。在墓地上，人们发表了热情的演说。演说者中有大学生普列汉诺夫。当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说中说到涅克拉索夫作为一个诗人可以和普希金、莱蒙托夫并列的时候，正是这个普列汉诺夫及其他年轻的革命者打断了他的话。青年们高呼：“不是并列，而是高出，高出！”这话虽然有些偏激，但却充分表达了当代革命者对涅克拉索夫的热爱之深。

涅克拉索夫的诗篇在当时的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诗人，他受到青年们的敬爱，他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成了当时先进社会人士的注意中心。诗人对后人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列宁就很喜欢他的作品，他“几乎把涅克拉索夫的诗全都背会了”。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也说：“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诗歌应该是涅克拉索夫式的，而且不能不是涅克拉索夫式的。”他认为，诗人“那种洋溢着深厚的革命激情的诗”，那种“披肝沥胆的自我剖析”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涅克拉索夫为了革命理想，为了争取实现人民幸福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没有忘记他，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他会名传不朽的……”

短 诗

讽刺诗

涅克拉索夫在文学上的真正活动是从指责性的讽刺诗开始的。可以说，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之前，涅克拉索夫就以讽刺作家的身份而闻名于当时的俄罗斯文坛了。在这方面，涅克拉索夫是果戈理传统的忠实继承者。甚至可以说，他不仅继承了果戈理对现实中否定性现象的现实主义揭发和暴露的传统，而且用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性使这种传统更加深化。

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诗人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讽刺诗篇，如：《当代颂歌》、《道学先生》、《摇篮歌》、《博爱家》、《犬猎》等。这些讽刺诗是针对贵族和资产阶级，大官僚和自由主义者而写的。

《当代颂歌》（1845）是借用颂歌的体裁而写成的一首有名的讽刺诗。颂歌，本是古典主义诗歌的基本体裁，而涅克拉索夫的颂歌当然没有那种庄严崇高的性质。诗人在这里使用的完全是反语：

种种美德装饰着你，
这决非别人所能具备，
可以指天作证，
我深深地尊敬你……

涅克拉索夫描写一个仿佛是美德化身的人。但诗人采用了表面肯定而实际否定的抒写手法，这里，语气词“不”起了很大作用：“你不无故得罪一个坏蛋”，“你不想骗取权贵的友谊”，“你不鄙弃出身微贱的人”，“你不会将自己的大胡子亲戚推推搡搡赶出门去”。但是，诗人又在每个否定句后面包含着内在的嘲讽：

我不问你，现在你皮箱里，
是哪儿来的这么多东西；
我知道，一切都是从天而降，
因为你有美德和荣誉！……

涅克拉索夫在这首诗里暴露了强盗资本家们的装模作样的慈善事业、口是心非的仁义道德。诗人就用这种讽刺暗示的手法，揭露了伪善的剥削与牟利的手段。《当代颂歌》虽然还不是涅克拉索夫最优秀的作品，但那风格的别致，音调的清新，题材的现实，显然在当时怀古成风的诗坛放出了一线异彩。

《道学先生》（1847）通过这位老爷自己讲述的四件事，揭露了这位“道学先生”的真面目。

第一件事：道学先生发现，他的妻子每天黄昏以后用面纱蒙住脸，去会自己的情人。于是，他带领警察悄悄进了那人的住宅。事情揭穿了……那人要求决斗，可是道学先生没有应战。他妻子受尽了羞辱和忧愁的痛苦，便倒在床上，一命呜呼……

第二件事：有一个朋友欠了他的债没有按期还，道学先生友好地对他暗

暗示意，说让法律来裁判。法律判决把朋友关进了监狱。一分钱没有还，那人便瘦死在狱中。道学先生想：虽然我有理，但我并不生他的气。既然他死了，我就豁免了他的那笔债款吧。除此而外，我还应该用泪水和悲伤表表我的敬意。……

第三件事：他雇了一个农民来当厨师。可是这个农民经常外出，而且有个与身份不相称的怪癖：喜爱读书，好发议论。道学先生懒得去威吓和申斥这个农民，便“慈父般”地将他抽打一顿。农民挨过打，就投河了：因为他“傻气攻心”！

第四件事：他的女儿玛莎爱上了自己的老师，一时激动想跟他逃跑。道学先生威胁她说，要把她赶出家门，断绝父女关系。女儿屈服了，她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大富豪。他们的门第辉煌、生活富裕；但玛莎忽然面色苍白，形容枯槁，一年过后便得肺病死去，沉重的悲哀将一家人压倒……

这位道学先生虽然在每讲完一件事之后，总是标榜说：“我生活本着严格的道义，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情。”可是，通过他的自白，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不正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贵族老爷的形象吗？很清楚，这是一个冷酷的、没有心肝的道学先生。涅克拉索夫在这首诗中仍然采用了重复的手法，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地主贵族老爷们的虚伪和狡诈。

而《摇篮歌》（1845）则无情地痛斥了蝇营狗苟贪赃枉法的官僚。诗人声言这是“仿莱蒙托夫”，但实际上，涅克拉索夫只是采用了莱蒙托夫的诗的形式的一些特征，而内容和主题的揭示手法都是涅克拉索夫独创的。

《摇篮歌》借一个母亲摇动摇篮，哄宝宝睡觉哼唱歌曲，揭发了大官僚的发迹史；

一片欢呼声
轰动了全省：
你的父亲受到了审判——
有许多明显的罪证。
但你的父亲——有名的骗子手，
知道该干什么事情。
睡吧，小淘气儿，当你还诚实的时候！

诗中“英雄”的一生是通过一般的、但富有表现力的特征描写出来的：一个著名的大骗子的儿子后来也成了大骗子。这类骗子的特点是：“你表面上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却很卑鄙。”接着，诗人又借诗中母亲之口，预言这位骗子后代的“未来”：“你娇柔温顺，像一只小绵羊，你的额头也很坚强，你钻营奔走，定会爬上肥美的缺位——遇有财益过手，你也决不会放过机会。”“你买一座高楼大厦，捞一个高官厚禄，立刻就是个俄罗斯贵族，显赫一时的老爷。过上这种生活，就会安安稳稳度过一生的岁月……”

就这样，诗人一针见血地暴露出专制农奴制度的危害：每一个大官僚都是用奴颜婢膝、恭维奉承与盗窃行为博取高官厚禄的。这是一首大胆尖锐的政治讽刺诗。这首诗直接攻击了掌权者及其忠实奴仆。因此，《摇篮歌》偶然发表以后，立刻在反动阵营中引起了一片惊慌。反动文痞布尔加林给沙皇宪兵处写了报告，他在报告里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摇篮歌》和其他几首诗，并称涅克拉索夫是“一个最狂妄的共产主义者，他为革命拼命地呼号”。

涅克拉索夫从果戈理的传统中认识到讽刺的巨大作用，他写道：
讽刺的影响越来越广越来越大，
正如枪弹很巧妙地瞄准了罪人。

正因为这样，讽刺这根红线贯穿了涅克拉索夫的全部诗歌创作之中。诗人很自豪地说道：“严峻的歌曲娱悦着我的两耳。”他赞扬讽刺作家果戈理，因为果戈理弹奏“惩罚的竖琴”，他以“否定的仇恨的语言”宣扬热爱。在涅克拉索夫看来，暴露黑暗的诗人就是“高尚的天才”。不过，这里应当指出，这种尖锐的讽刺，到诗人后期创作时，已经变成了强烈的愤怒和斗争的热情。

抒情诗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涅克拉索夫创作了大量的抒情短诗和篇幅不大的叙事抒情诗，其中著名的有：《大门前的沉思》、《叶辽慕希加之歌》、《铁路》、《伏尔加河上》、《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等。

《大门前的沉思》写于一八五八年，因书刊检查机关不允许发表，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在赫尔岑主办的《警钟》上发表。这一时期，正是俄国农奴制度改革的前夜。地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强取豪夺，广大农奴饱受剥削与贫困的痛苦，酝酿着反抗的风暴。涅克拉索夫对农奴们“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以深沉、忧郁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诗。

全诗共五节。诗是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开始的：“这里是一座大门。……”紧接着，诗人笔锋一转，通过强烈的对比手法，鲜明地展示了大门前的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一幅是节日里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带着“奴性病”，“诚惶诚恐”地来到一位大臣的官邸门前，他们登记上自己的姓名和职位，便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家，仿佛拜谒就是他们天赋的职务！另一幅是平常日子里一些穷苦的人，将这豪华的大门团团围住：富于幻想的人，求差谋职的人，有年迈的老头，也有孤苦的寡妇。每天早晨，总有一些送公文的信差川流不息地奔驰着，到哪儿去，打哪儿来。而有的请愿人则在不住地啼哭。

就在这样两幅画面对比之下，诗人点出了正题：诗人亲眼目睹几个庄稼汉出现在大门前。诗人立即开始描写这群请愿者：他们的脸和手晒得黝黑，肩上披着破烂的衣衫，那伛偻的背上各背着一个行囊，颈上系着十字架，由于长途跋涉，他们那一双穿着草鞋的脚上布满了斑斑的血痕。看门人出现了。“放我们进去吧，”他们带着希望和痛苦的神情哀求道。看门人听到门里有人喊道：“赶走他们！我们主人不爱见这衣衫褴褛的穷百姓！”大门呼的一声关上了。这些朝圣者站了一会儿，于是解开了自己的钱包，但看门人不收这微薄的门礼，也不放他们进去，于是他们走了，被太阳炙烤着。他们一再说道：让上帝惩罚他吧！他们绝望地摊开两手，光着头，走着，走着……

那么，这个官邸的主人又如何呢？诗人愤怒地揭发他所过的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谴责他对孤苦无告的人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而这豪华官邸的主人
还在做着酣畅的好梦……
你认为陶醉于无耻的阿谀、
追求女人、大吃大喝、纸醉金迷，
才是最使人倾慕的生活，
快醒醒吧！还有另一种快乐：
唤他们回来！你就能拯救他们！
但是幸福的人们，
对于善行却已置若罔闻……

这是诗人对达官贵人的怒斥。诗人自己的情感也达到了最激越的状态。诗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贵族老爷决不会发发善心，救济农民：“这惊人的悲哀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贫苦的人民与你有什么牵连？生命像永恒的节日，

飞逝着不让你清醒。……”他们“在西西里的天空下，在芳香四溢的树荫里”，度过自己的晚年，“观望着紫红色的太阳正用一条条霞辉把大海镀上金光，而又慢慢地沉入了蔚蓝色的大海，他们被地中海的波涛的温柔歌唱催眠着——像婴孩一样入睡了……”然而，他们作威作福的日子行将结束了。他们注定没落的命运即将到来：“你就要进入坟墓了……英雄，你被祖国悄悄地咒骂着，却有响亮的赞词来把你歌颂！”

接下去，诗人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被奴役的俄国农民，诗人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在农奴制度沉重压迫下俄罗斯人民苦难生活的概括的画面：“他们走了，沿途乞讨着，他们呻吟着……祖国的大地啊！请给我指出这样一个处所，这样的角落我还不曾见过，在那里你的播种者和保护人——俄罗斯的农民可以不再呻吟。他呻吟在田野上，在道路上，他呻吟在监狱里，在城寨里，在矿山里，而且身上系着铁链……他在每一个偏僻的小镇里，在法庭和官邸的门口呻吟。”接着，诗人写了伏尔加河上纤夫的呻吟。伏尔加河，这浩淼无边而又强大有力的俄罗斯大河，乃是俄罗斯人民的力量体现，由此引出诗人在大门前的沉思和感叹：

伏尔加！伏尔加！在春天涨水时期，
你横扫田野，茫茫无际，
但怎比得人民巨大的悲哀，
到处泛滥在我们这辽阔的土地上——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呻吟……
唉，可怜的人！
你这绵绵不绝的呻吟意味着什么？
你是否充满了力量，还会觉醒？
难道你还要服从命运的法则？
难道你所能做的，都已经完成？
难道你创作了一支婉转呻吟的歌曲，
而灵魂就永远沉睡不醒？……

从这首诗的结尾部分，可以着出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沉思。诗人相信，强大有力的俄罗斯人民绝对不能永远处于这样沉睡不醒、痛苦呻吟的状态之中，他们总有一天会振作起来解救自己的命运的。

《大门前的沉思》是诗人以其特有的描写，代表两个阶级两个对立阵营的原则写成的。他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比上展示了自己精湛的艺术表现才能。他一方面愤怒地斥责那位显赫的大官，并预言他必将灭亡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诗人又以动人的抒情诗句写出了对农民贫苦生活的深切同情。这首诗的最后部分被谱成歌曲，在十月革命前一直是一首很流行的歌曲。

五十年代末，随着农奴解放运动的发展，涅克拉索夫作品中的社会政治敏锐性也逐渐提高了。在《叶辽慕希加之歌》（1858）这首歌谣体的著名诗篇中，诗人提出了积极的斗争纲领：

请将自由的心灵，
献给自由的生活感受，
更不要妨碍人的愿望，
在心灵中觉醒。

你是与它们天生在一起的——
爱惜它们，保护它们！
它们的名字就叫作：
“自由”“博爱”“平等”。

这首诗是俄国青年一代民主主义者的歌。其中有些诗行已经成了当时民主主义阵营的革命口号。杜勃罗留波夫很喜欢这首诗。因为它批评了俄国农奴无止境的忍耐，并通过革命民主主义宣传者的口，否定了农奴制土壤上所产生的容忍和妥协、顺从和屈辱。诗的主人公具有对压迫者的仇视和憎恨，“对无私劳动的伟大的信任”的性格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可以使人们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可以砸碎奴役的枷锁。

《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是一首令人心碎的诗篇。涅克拉索夫用严肃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普通妇女的悲剧：她父亲又贫穷又凶恶，她本来爱着别人，却让她嫁了另一个人。她丈夫心肠冷酷，脾气暴躁，手脚粗重。但她不向命运屈服，她出走了，并和别人结合在一起，这个人也是个“病饿交加”的落魄人。他们住在昏暗而寒冷的房间里，呼出的呵气像一团团雾气。孩子冻得直哭。她用自己的呵气温暖着孩子那双冰凉的手臂。孩子一直在哭泣，尖厉刺耳，终于，哭够了，死去了……两个人坐在墙角里相望着恸哭。她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一个隐秘的念头在她心底里滋生，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趁着丈夫打盹的工夫，她打扮得漂漂亮亮，仿佛是去参加婚礼，而实际上，她是到街上去卖淫。过了一个钟头，她匆忙回到家，给孩子买来了一口小棺材，给丈夫带来了吃的。他们埋葬了孩子。丈夫明白了这钱的来源，但他没有问，他内心里只有满腔的悲愤。

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被饥饿和贫穷逼迫到街头卖身的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诗中使用了一些富有特征性的词语：“无力自卫”、“身患重病”、“忧郁的”、“病饿交加”、“不幸的贫困”、“凄厉的声音”，等等。诗人正是通过这一桩桩生活的“寻常现象”，以惊人的技巧和极其自然的朴实描绘，揭示了处于黑暗统治下，普通俄国妇女的巨大不幸。屠格涅夫在给别林斯基的信中曾提到这首诗：“请代我转告涅克拉索夫：他那首诗令我大喜若狂；我日夜反复诵读着这篇惊人的作品——现在已经背得出了。”

一八六四年，涅克拉索夫完成了叙事抒情诗《铁路》。这是一篇关于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诗篇。这首诗写于农奴制改革之后，它触及了一些改革后的重要问题。这时候，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特别表现在铁路的建设上。涅克拉索夫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人民的新方式。

《铁路》叙述的是诗人在列车上和两个乘客（将军和他的儿子）的谈话。好奇的孩子瓦尼亚问爸爸，这条铁路是谁修的。将军回答说，是克列因米赫尔伯爵。诗人听了十分气愤，便直言不讳地指出，修建俄国第一条铁路的是俄国劳动人民，而不是什么伯爵。接着，诗人讲述了修筑铁路的整个过程。

世界上有个名叫“饥饿”的残酷暴君，他驱策千千万万的人民来到这里。饥饿、难以忍受的劳动、工头们的掠夺——这便是工人生活中的永恒的伙伴：他们弯着腰，驼着背，在酷热和严寒中毁了自己的身体；他们住在土窑里，与饥饿作着斗争，冻僵了，淋湿了，染上了坏血病。而且还有能写会算的工头敲榨他们……就这样，人民在不毛的荒原上修成了一条铁路，而铁路两旁却堆满了劳动人民的白骨……这种非人的劳动使人难以忍受，工人中常常有

人逃回家去，但不久又被抓了回来。那个时候，工人们还没有成为有组织的阶级，还没有意识到必须和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们蕴藏着满腔的愤怒，总有一天，这愤怒将变成不可抗拒的火山爆发。因此，诗人对俄国人民的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

他们还要忍受一切
——并用自己的胸膛
给自己开辟一条宽广、光明的道路。
只可惜——无论是我和你，
都活不到这最美好的时期。

《铁路》是俄国诗歌中第一首赞美建设性、创造性和群众性的劳动的颂歌。诗人不仅描写了筑路工人们无穷无尽的苦难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剥削，而且还表现出俄国各族人民铺设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的雄厚力量。

涅克拉索夫因为这首诗而受到审查机关的无情迫害。刊载《铁路》的《现代人》也因而受到两次查封的警告。审查官指责涅克拉索夫的诗是“可怕的诽谤”，说他的诗旨在唤起人们“对最高政府”的愤慨。但是，这首号召斗争和革命的诗却受到人民的喜爱。普列汉诺夫在一篇论及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中，曾谈到这首诗对进步青年的巨大影响。那时，他在军校学习，饭后，他们九个人坐在一起谈涅克拉索夫的《铁路》。集合的号声响了。他们立即藏好书，跑步到军械库取枪。在开始整队时，他的朋友走过来，手里紧握着枪杆，小声对他说：“唉，我能拿着这支枪去为俄罗斯人民战斗该有多好啊。”当时许多人因为受到这首诗的感染和鼓励而踏上了“为了亲爱的祖国”而斗争的道路。

政论诗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在涅克拉索夫的短诗创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他有意在一些诗篇中塑造先进人物和革命活动家的形象。在这些诗篇中，出现了果戈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等光辉的形象。这些诗都是以悼诗、献诗的形式写成的，但诗人并不只是悼念死者，而是通过悼念唤起人们对专制制度统治的憎恨。诗人也不只是用献诗来表达他对这些人物的崇敬，而是通过颂扬，进一步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因此，这些诗篇都充满了政论的激情。

一八五二年果戈理逝世以后，涅克拉索夫立刻写了《果戈理忌日》。诗人运用对比手法，首先描写了当时充斥于俄国文坛上的“温良的诗人”的命运。“温良的诗人是幸福的，他有太少的愤怒，过多的感情：平静艺术的朋友们都在虔诚地向他致敬；……他喜爱冷漠和恬静，他憎恨粗暴和讥讽，怀抱温和的竖琴，他牢牢地掌握着群众。震惊于他伟大的智慧，他不被驱逐，也不受诋毁，他的同时代人生前就给他筹建纪念碑……”显然，这是些匍伏在沙皇脚下的御用文人，他们只会象哈叭狗似地唱些奉承拍马的颂歌，向主人摇头摆尾，乞讨一些恩赐。

果戈理的功绩在于，他勇敢地举起了现实主义的大旗，挥舞着无情的锋利的长矛，向沙皇专制统治刺去：

唇边装上讽刺，
心里怀着憎恨，
他走过荆棘的道路，
抱着他惩罚的竖琴。

果戈理为自己确定了崇高的使命，那就是：“用否定的仇恨语言”，“揭发群俗，揭发他们的情欲和谬误”。正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而且不断暴露这个社会的种种“谬误”，所以，他才招来了“责难”和“诅咒”。而涅克拉索夫认为，这正是果戈理的伟大之处：“当他恨的时候，他又有多少爱！”显而易见，诗人正是通过悼念果戈理，唤醒人们，号召人们，要像果戈理那样恨暴君，爱人民。在涅克拉索夫看来，暴露黑暗的诗人就是“高贵的天才”，果戈理就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有成效的文学倾向的创始人。他在一八五五年又进一步号召作家学习果戈理的这种战斗传统：“……这是一个高贵的、俄国最人道的人物，——我们应当希望，俄国青年作家们都能跟着他的足迹前进。”

一八四八年别林斯基逝世以后，涅克拉索夫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写了一系列诗篇献给他的导师。在描绘别林斯基的光辉形象时，涅克拉索夫竭力指出那最主要的东西：对信念的无限忠诚，刚毅与无畏，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别林斯基》（1855）这首诗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政论诗，诗意隽永，思想精深，境界开阔。诗人运用了他驾驭重大题材、描绘时代风云的丰富经验和特长，也带着诗人对于时代生活，对于革命斗争，尤其是对于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壮怀激烈，纵情讴歌，倾吐了自己对伟大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的敬仰和怀念。

这首诗通过诗中“诗人”临死前的回忆，再现了别林斯基战斗的、坎坷的一生：贫寒的少年时代；没有毕业便被赶出莫斯科大学；从此，住在地窖里，忍受着贫困和痛苦，不久就开始给杂着新颖的思想，对严肃的真理的渴求，他被人注意了……当时在俄国文学界，一切都是消沉的、僵死的：普希金去世了；没有了他，大众对文学的爱便冷下来……文学在庸俗的琐事的搏斗中堕落了，变得愚昧而肤浅……仿佛社会和生活都跟它毫不相干。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恶公然取得了胜利，文学只向它高唱催眠曲。当时占据文坛首要位置的是两个反动的新闻撰稿人布尔加林和先科夫斯基。新的天才果戈理出现了，可是他却深受敌人的排挤。在这种形势下，多么迫切地需要那正直的真理的强大呼声，公开地对恶进行揭发……于是，别林斯基出现了，他像一颗巨星照亮了当时昏暗沉闷的俄罗斯文坛：

而他来了，这默默无闻的贱民！……
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谄媚者、
下流胚和白痴，
和那些伪装热心的爱国者的
心地善良的小偷！
他检查了一切传说，
他不带一点虚伪的羞惭，
测量了野蛮和恶的深渊。

别林斯基的论战性的文章招来了一大堆责备、攻击和诽谤。然而，

他的力量更加炽热地燃烧起来了，
而正在这时，他面前的
战友渐渐少了，
他们驯服了，后退了，沉默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不屈地前进！……

敌人越来越憎恨这个传播真理和革命的人，残酷的迫害接踵而来：

一个忧郁的时代来到了，
善的真诚播种者
竟被指作祖国的敌人；
敌人们监视着他，
扬言要他去坐牢……
而这时，坟墓向他
殷勤地张开了怀抱；
被劳动的生活、
经常的贫困折磨够以后，
他死了……

在这首“悼诗”中，诗人高度概括了别林斯基作为革命先驱者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品德。在这里，那饱满的激情、浓烈的诗味又常常同给人以启迪和教益的政论结合起来。别林斯基那永不休战的伟大精神和终生燃烧的战斗

热情，必将要化为千百万俄国人民火山爆发般的千钧之力。别林斯基的精神就是水不熄灭的火种，照亮了跟随他的巨人般的步伐继续迈进的一代又一代人！

在《纪念杜勃罗留波夫》（1864）一诗里，涅克拉索夫力图表明社会活动家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有过的理想。诗人以巨大的感人力量描绘了社会活动家的肖像。在诗人笔下，杜勃罗留波夫是自己祖国的真正儿子，是祖国的光明和她的伟大未来的美好象征。他的死使诗人悲痛欲绝，因而喊出了如此感人肺腑的诗句：

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
一颗怎样的心停止了跳动！

同样，在《谢甫琴科之死》（1861）、《车尔尼雪夫斯基》（1874）、《致萨尔蒂科夫》（1875）等诗篇里，涅克拉索夫描绘了这些伟大的社会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肖像，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于使热情服从于理智”，使一切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使命。

对于革命的诗人和作家来说，文学总是战斗的。一个作家和诗人如果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站在时代的前列，那他就有可能唱出那种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时代的歌声——无论是长歌或是短曲。我们从涅克拉索夫塑造的这一系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中，不正是可以看到那鲜明的时代色彩、听到那时代的风雨雷鸣吗！这样一首首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诗，不也正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和理想吗！这是诗，也是政论；这是歌，也是号角和战鼓。时代需要这样的政论诗。

长诗

长诗在涅克拉索夫的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一生创作了几十首长诗，这里，限于篇幅，只选他的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首长诗简介如下：

《萨莎》

《萨莎》（1855）是涅克拉索夫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首长诗，这是诗人在六十年代前夜“寻找英雄人物”的开端。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提出了俄国五十年代的两个中心问题：“多余人”的问题和来自青年贵族一代的先进人物转化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问题。

全诗由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引子。诗人以重返故乡的游子的身份，描绘了俄国农奴制度改革前夜农村的破败景象和他的感受。

山鹑在荒凉的原野上空呻吟，如同母亲俯在儿子的坟上哭泣……诗人从远方归来，他的心不再怀着愤恨——虽然他有极少的欢乐，过多的真理；诗人不再用他的仇恨去唤醒那长眠在坟墓中有罪的灵魂。无穷的灾难已将他高傲的意志摧毁，炽烈的热情把他折磨得力竭精疲。但是，他突然想到他的邻居，邻居家那可爱的少女萨莎，他那冰冷的心又变得温暖了起来……

第二部分描述了萨莎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童少年时代。

萨莎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黝黑的萨莎在草原的荒村里土生土长，像田野上的一朵鲜花。家境虽然贫困，但父母总是尽可能好好地让她度过自己寂静的童年。不过，他们没有想到，也根本无法想到通过教育来启迪这个小小头脑的智力。他们认为，书本对孩子简直是活受罪，科学使乡下脑壳惊骇不宁。就这样，萨莎整天在草原上活泼地跑来跑去，乌黑而含笑的两眼燃烧着，像宝石那样晶莹，脸蛋儿红扑扑，又黝黑，又丰满，双眉是那样纤细，肩膀是那么溜圆！萨莎已经满十六岁了，还不知道忧愁和爱恋。她睡足了觉，便早早地起了床，乌亮的两条辫子甩在后面，她奔跑着，在辽阔的田野上，呼吸是那样的自由和甜蜜。田野上——繁花似锦，天空中——太阳在蔚蓝的高空微笑……萨莎觉得到处是舒畅，自由和宁静。她看到农民在开发的黑色林中空地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边还在刨掘土地。她认为，他们是对命运满足的、和平的普通生活的保卫者；她知道，他们不是白白地怀着热爱，用汗水和鲜血来浇灌土地……萨莎采集田野上的花朵，那从小就衷心喜爱的花朵。她叫得出邻近田野上的每一棵小草的芳名。她爱从熟悉的嘈杂声中识别鸟儿，辨认昆虫。都快晌午了，总不见萨莎的身影。“萨什卡！萨莎……”父母着急了，在田野上呼唤。原来，萨莎钻到麦地里，黑色的脑袋戴着蓝色的花冠。他们看见自己活泼的孩子，感到满心的欢喜。冬天的黄昏，萨莎爱听保姆的童话。而在早晨萨莎便坐上雪橇，满怀着幸福，从冰山上像箭似地向下飞去。萨莎有时也知道伤心：树林一被砍伐，她便泣不成声。最美丽的鸟落在树墩上，将对她唱出最美妙的歌！

第三部分是长诗的中心，叙述萨莎在阿加林的指导下，读书识字，探索真理，最后终因两人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决裂。

两年前，有一位老爷阿加林来到离这里很近的他的庄园。他面色清秀而苍白，头顶上毛发稀少。也对女仆温柔，仿佛不是什么贵人。他看人时拿起

他的长柄眼镜。他自称是一只候鸟，刚刚从外国归来。他来到萨莎家，对他们谈起国外的种种见闻，老俩口听了不胜惊叹，萨莎笑了，他自己也笑了，从此他便常常到萨莎家做客。他开始同萨莎长谈，并开始讥讽这里的大自然。他说，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春天在这里长驻不去，在那里，阳台在冬天还是敞开的，在那里，柠檬在曝晒下就可以成熟，他望了望天棚，拖长声音，读出一些令人愁苦的词句。他开始读书给萨莎听，还教她学习法文。仿佛别人的忧伤占有了他们的心，他们总在讨论着：是什么原因，人们变得贫困、不幸和凶狠，已经有了几个世纪到如今？他说，不要泄气，真理的太阳即将在大地上升起！为了证实自己的希望，他举着陈花楸露酒同她碰了杯。

一入冬，阿加林便告辞了。他说：“我再不能游手好闲了，善良的人们，祝你们幸福。请为干一番事业的人祝福吧……时候已到！”他画过了十字，便上路了。

起初，萨莎忧心忡忡，周围的人们都使她感到无聊。她厌烦歌曲、占卦和童话。冬天到了，雪橇也不能使她开心。她沉思着，她的忧郁仿佛超过了老年人。她读书，并悄悄地哭泣。人们看见：她总是写信，写了又藏起。她开始订阅书籍——终于增长了明睿的智慧！不管你问什么，她都能解释、指点，跟她谈话，她永远不会厌烦；一切的穷人都是她的好朋友：周济他们、抚慰他们，并为他们治疗疾病。这样，她度过了十九个春秋。

有一天，听说阿加林要回来了。萨莎是多么高兴地等待着他啊！她把一束鲜花拿进屋来；她又把自己的书籍收拾好，穿得朴朴素素，显得十分可爱。她出来迎接，阿加林惊叫一声，他发现萨莎变了：她变得出奇的漂亮而又丰盈，原先那满脸的红润闪耀着光彩。而他的头却越来越秃，脸色日益苍白……萨莎迫不及待地把她读过的书，做过的事，一股脑地讲给他听，而他却顶撞她说：“咱们那时谈的都是一些空话！聪明的人们却有另一番解答。人类是卑鄙的，恶毒的。”从此以后，萨莎变得判若两人。她忧愁，徘徊，象个幽灵！有时她拿起书来，有时又把它扔开，阿加林来了，便请他不要吭声。他来过三次。有一回他正碰上萨莎忙于自己的事情：一个庄稼人向她口授一封信，还有一个农妇来讨草药——因为她犯了心绞痛。阿加林看了一会儿，打趣地对老人们说：“小孩子玩新玩具玩得多高兴！”萨莎走了，她一言不发……他走到她跟前，说道：“你一定是不舒服。”他送了书来——她不读，并立刻叫人送回去。她哭泣，忧愁，祈祷上帝……他说：“我准备要走了。”萨莎马上出来，当着大家就告别了，然后把自己锁在楼上，足不出户。他给她送来一封求婚信，萨莎立即回信加以拒绝，她说：“他变得颓唐，忧郁，而又凶恶！”而他一走，萨莎更加苦闷，她悄悄地吻着他的那些书信！……从此，她不再欢笑，也不再歌唱。

第四部分写萨莎很快摆脱了忧伤，重新振作精神，投身到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中，而阿加林变得更加颓唐，成了一个“多余人”。

萨莎很快恢复了健康，仍像往常那样为穷人工作。而阿加林呢？多亏他那有财势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使他摆脱了最轻微的劳动，他阅读书籍，在世上到处追寻——他在为自己寻找伟大的事业。他说：“我不愿意把我的精神浪费在蚂蚁般卑微的工作上：我在自己的力量的负担下，或者变成坟墓的过早的牺牲品，或者像一颗明星在世上飞过！我想使整个世界得到幸福！”近在身边的人，他都不喜爱，而有时无意中却会把别人伤害。一切崇高、理智、自由的东西最接近、最合乎他的心灵，只是那在言行上能给人

以力量和权力的热情，对于他却是格格不入，毫不相称！他爱得深，恨得更深，听说——他连蚊子也不敢得罪。据说，更激动他的头脑的不是热血，而是爱情！如果他要干一番事业——那可不得了，全世界的人都会遭殃。萨莎已经领悟到，原不该委身于他。周围农民唤醒了她心中那么多未曾动用的力量……

涅克拉索夫对俄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在长诗结尾满怀信心地写道：

唉！我要巧妙地、含蓄地告诉你们！
听着，朋友们，相信我：任何风暴
都有益于青年人的心灵——
心灵会在雷雨中成熟、坚定。
你们的孩子越是得不到慰藉，
她的精神将来越是欢愉和美丽：
一粒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里——
生长起来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长诗《萨莎》是诗人重新考虑当时文学中的“英雄”的结果。长诗描写了贵族知识分子阿加林。他知识渊博，富有自由主义精神，但对自己的信仰不坚定，言行不一致，说得虽然好听，就是不能实行。阿加林同萨莎初次见面时，他表现得非常乐观，滔滔不绝地讲着：“真理的太阳即将在大地上升起！”他郑重宣布，是停止“游手好闲”、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了。萨莎认为他的离去正是从口头宣传转向创作性工作的开始。但到第二次与萨莎见面时，他却变得颓唐，消沉，甚至嘲笑萨莎要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的朴素尝试。当时，俄国文坛上有人把阿加林的形象同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的形象加以比较，并且谈到屠格涅夫的人物对塑造阿加林所发生的影响。但是，阿加林这一形象的塑造与屠格涅夫的“英雄”完全无关。况且，涅克拉索夫对这一形象的解释和屠格涅夫的解释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涅克拉索夫这首长诗中，讽刺性的解释占着优势，而且清楚地揭示出这种“英雄”出现的根源。涅克拉索夫通过阿加林的形象对于自由主义贵族的精神颓废作了无情的指责。他们一方面炫耀自己的民主主义的、但有时也是革命的词句，另一方面却逃避与农奴制积极地进行斗争。涅克拉索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弱点：

最近一本书所告诉他的，
只是停留在心灵的表面上：
信与不信——对他都无关紧要，
只要论证得明白通畅！
在他的心灵中空无所有，
昨天收割了什么，今天就再把它种上；
今天还不知道明天又要收割什么，
不过一定要继续去播种。
这用简单的话说，
他就是要靠闲谈来消磨时光。

涅克拉索夫在塑造阿加林这一形象时，并不以有关阿加林和萨莎结识时种种表现的叙述为限，他还以作者的名义来对阿加林进行评说，他对阿加林这个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评价，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比《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的作者杜勃罗留波夫还要早，涅克拉索夫把自己主人公的徒劳无益的活动，说成是他的那个不劳而获的社会阶级的属性，因为“托福有财势的父辈遗产，使他摆脱了最轻微的劳动”。涅克拉索夫并不否认，阿加林在沙皇尼古拉统治时期有着某种正面作用：“毕竟播下了善良的种子”。但是，在反农奴制斗争加剧的情况下，阿加林就变成自由主义的空谈家了。涅克拉索夫十分清醒地指出，“新的大厦的建筑者，新的道路的探索者”肯定不是这些人。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中，把阿加林与屠格涅夫的《阿霞》中的那位意志薄弱的人相提并论。杜勃罗留波夫在《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里，也把阿加林列入了“多余人”的行列。

长诗中与阿加林的形象相对立的，是农家少女萨莎的形象。萨莎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环境下长大的，无忧无虑，天真活泼。遇到阿加林以后，他的谈吐和知识使她吃惊了。他仿佛在她的眼前扩展了生活的领域。但是在她跟阿加林以后的几次会晤中，萨莎明白了，阿加林不过用关于美、关于正义的谈话作为填满自己闲逸生活的手段而已。于是萨莎对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萨莎是一个优秀的真正的爱国者、俄国的希望——新生一代的代表者的形象。她的本性是言行一致，着重实干。她把所有的穷人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她在阿加林的影响下参加了有关社会的福利工作。尽管阿加林变了，尽管阿加林嘲笑，但她仍然不顾惜自己的青春，不屈服于他的权威之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萨莎是当时年轻知识界的形象，她在农奴制崩溃的前夕准备为解救自己的人民而斗争。

《萨莎》这首长诗教育了同时代的人们，唤醒了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和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货郎》

一八六一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封建制度的深刻危机中，被迫宣布“解放农奴”。这所谓“解放”，实际是要把农民和土地分开，使农民完全破产，变成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就在这一年，涅克拉索夫发表了长诗《货郎》。

对于沙皇的“改革”，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反响截然不同。主张改良的自由派对沙皇的“仁慈”感恩戴德，把“改革”后的农村描写成一片幸福的乐土；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民主派却愤怒揭露沙皇的骗局，揭露出农民依然贫困无告的真相，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叙事长诗《货郎》，通过两个农村货郎的见闻和遭遇，揭穿了这种“改革”的骗局，长诗从爱情开始，以悲剧结尾，其间通过货郎的串村走乡，描写了许多人物和生动多彩的社会画面，展现了一幅动乱中的农村的速写图。

这首长诗，诗人题赠给一个农民朋友，名叫加符利拉·雅可夫列维奇。全诗共分五章。

第一章。年轻聪明的货郎万卡挑着满满的货筐，来到村头摆货摊。有花布，有绸缎，小伙子放开嗓门直吆喝。他见到心爱的姑娘卡佳，说：“亲爱的姑娘，你可怜可怜；我肩头压得疼又酸！你悄悄到那麦地来，我在那儿等你到夜晚，你这黑眼珠美人儿一来到，麦地里就摆货摊。我血本下得可不少，请你不要讲价钱：把红扑扑的嘴唇儿凑过来，把身子挨在郎身边！”雾濛濛的夜幕落下来，小伙子早已在等待。瞧，来了！心爱的姑娘一来到，货郎马上把货卖。卡佳斤斤计较讲价钱：你要得多了我可不买。小伙子亲着姑娘的嘴，还想把价钱抬一抬。只有那深沉的黑夜才知道，最后他俩怎个安排。麦子啊，把青纱帐升高点儿，莫要把秘密泄露出来！

货郎又挑起竹筐上了路。筐子轻飘飘，背在身上象羽毛。其实，姑娘只收了碧玉戒指儿，别的啥都没有要。她说：“情郎你不在我身旁，我不愿打扮得这么漂亮！”临别时，货郎对卡佳说：“今夜咱俩一言为定，等到这筐货卖空了，圣母节我准保赶回村，带着你呀，我的心上人，到上帝的教堂去结婚！”

打从早起到傍晚，小伙子冒雨把路赶，赶到一个大村子边，才撵上自己的老伙伴。老季洪尼奇一见开口骂道：“喝，我还当你小命难保！”万卡得意地微微笑：“我卖布来着，大叔你别恼！”

第二章。货郎在村边摆摊。嫂子们，媳妇们，向着货郎围拢来。村子当中变成了市场，吵吵嚷嚷真热闹。可怜的娘儿们翻箱倒筐，掏出了自己的私房钱，一个个把铜子儿全花光，包上了新头巾到处转。两个媳妇抓破了脸，泼辣的费克露施卡叫婆婆骂得不敢还言。这娘儿们憋了一肚子的气，回头把小贩们痛骂一顿：“哪儿钻出来的骗人精！简直跟神父一样贪心！碰上了你们活见鬼，该用棍子把你们轰出村！”货郎们听了哈哈一笑，收拾起货摊又上了道。

第三章。他们出了村，先停下来把赚的利钱分一分。季洪尼奇朝着教堂画个十字，打从心底里长叹一声。“大叔，你今天买卖真不赖，为什么老是长吁短叹？”万卡问。季洪尼奇说：“唉，即使上帝不见怪，自个儿吐水也吐不完：吹牛说谎说脏了嘴，不骗人就卖不了钱！”万卡说起大叔让地主卡利斯特拉上了当，大叔回答说：“那财神，骗骗他是完全应该，他自己把穷

人刮得好惨。这年头可不比旧时候，咱们这行有多大赚头？眼看着又要动刀兵，一打起仗来就更难受：你瞧小两口结婚正热火，冷不防把新郎抓了壮丁。沙皇发昏，苦了老百姓，俄国的银子花个干净。兵舰一只只沉下海，黑海水叫血染得通红，多少好汉把命送。人人都耷拉着脑袋瓜，个个村子都有哭声！送壮丁就像送葬一般。女人们哭得皮黄骨瘦，男人们整日价下酒馆。这下可乐坏了酒馆老板，他得意洋洋地说：‘我一不播种，二不收割，可是他们地里的收成统统送进了我的仓库！’”

老货郎越说越生气：“下酒馆把家底喝得精光，谁还能给老婆做衣裳？庄稼汉进城去要饭，走了大街串小巷。世界末日还没到，这世道已经是兵荒马乱。喇叭就要震天响，死人就要往起站！杀人流血作尽了孽，这笔帐到时候怎么算？作孽啊、咱们触犯了上天……”万卡忙劝道：“别说了，大叔！好怕人哪！咱们到了外乡地，是不是该少赚个作孽钱？……”

第四章。一路之上风云紧，骡马队驮着军用品。“你瞧，土耳其俘虏，杂七杂八的一大群！”万卡斜着眼珠子，膘膘土耳其胡子兵，拉起褂子下半截儿，折个猎耳朵寒碜他们：“烟鬼子，坏良心，这回叫你们一命归阴！”

他们碰到一帮打猎人。号角吹得响连天，要把灰色的野兔儿轰出来，把它往那空地上赶，万卡忙向看热闹的小孩打听：“谁家的少爷来出猎？”孩子们回答道：“卡什皮尔家和久仁家……”

他们来到小土岗上坐下吃点东西，背起货筐又上了路。万卡说：“前面有个贵族大院子，咱们何不去试试运气？”大叔说：“咳，万卡，你也忒傻气，如今乡下老爷都住城里，太太们穿的是奇装异服，哪里还有咱们的生意？不提别个，就说咱们那位地主婆，——又老又秃，脸上疙疙瘩瘩，打扮起来像个麦秸垛！别看她外表挺神气，她的辫子是假的，牙齿是装的，奶子也是安上的，浑身上下，除了捆上的就是粘上的！现在老爷太太都赶时髦，咱们的货郎筐，他们连瞅都不瞅！……”

第五章。卡佳思念小伙子万卡。可是，满心甜蜜的话偏偏要等到圣母节才能向他倾吐。这真难为了小卡佳。晚上她孤零零忍不住愁，一宿睡不着一个钟头。白天挥镰把麦子割，眼泪流满了三条河。一个念头一直缠绕在心上：“莫不是别一位美姑娘，迷住了我的小情郎？莫不是他变心忘了我，娶了妻房在外乡？”想到这，姑娘的心直往下落：“你不要娶别个，你要娶我！对夫君，对公公，我决不失礼犯过错。你的妈妈，我的婆婆说我什么我全忍着。我不是贵族小姐不是财主女，生就是一副厚道脾气，我会做个温顺的媳妇，我会做个不知劳累的妻子……”女儿家的心事藏得严，谁个能猜得那么全？眼看到了圣母节，一把火烧在卡佳心上……

且说年轻的货郎卖光了货，鼓囊囊腰包塞得满，万卡兴冲冲地唱着歌，快步流星往家赶。抄小路赶回科斯特罗马，小路要穿过泥沼地，走过了水草涉小溪，……遍地树林，树林黑森森到处沙地和泥泞。万卡听到人声，忙喊：“停一下，大叔！听，有人！”

第六章。只听得枯枝喀嚓响，还听得有哨音。钻出一条狗套着皮圈，后面跟着一条大汉。满脸的胡子乱蓬蓬，身上的褂子汗淋淋，腰间没有拴皮带，一条树皮缠腰身。万卡觉得这人好面熟，原来是卖货时，他老是在旁边打转转。他自称守林人，说是要和他们一道走。天色已经渐渐发黑，泥沼升起一片青雾。老货郎偷眼看一看：守林人哆嗦得好厉害。他手举猎枪冲着万卡直瞄准。老季洪尼奇皱起眉头：“喂，守林人，开这种玩笑不带劲！倒不如唱

支歌儿解解闷。来，我这就唱支好歌你们听。”

这支歌名叫《穷流浪汉之歌》，是由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头编的歌。年轻时，由于法官弄错了人，本来要抓济特·斯皮利多夫，结果把他济特·大卫多夫抓起来，判了十二年徒刑。等他出了狱，回了家，——地荒了，房子塌了，老婆也跟着别人跑了。于是，他就编了这支歌，到处流浪到处唱。

守林人无心听歌曲，来到树林里，他便开枪打死了两个货郎，抢走了他们身上的一千卢布。这一夜，守林人请人喝酒，还咋咋呼呼吹牛皮。一时说走了嘴，让人告了密。刚巧有个拦羊的，走的也是那条泥泞道，他听到了两声枪响，也听到了一声惨叫……“别跑！赶快认罪！”守林人的双手被紧紧绑住。人们解开他的包脚布，里面尽是银洋和钞票。第二天一早请来法官先生，马上把案情全部查清，（只有赃款下落不明！）两个死人叫人埋进坑里，守林人被押进大牢之中。

《货郎》这是一篇悲惨的故事。它通过日常生活和爱情生活的情节，展示了俄罗斯农村的广阔的生活画面。“改革”后的农村，仍然是贫困、寒冷和饥饿的所在。在《穷流浪汉之歌》里，诗人把整个俄罗斯农村生活归结为“饥饿与寒冷”的公式，反复吟唱：

我走过草原，北风啊，在草原上呼号：
冷啊，流浪汉，冷啊！
冷啊，亲爱的，冷啊！
我走过树林，野兽哇，在树林里哭叫：
饿啊，流浪汉，饿啊！
饿啊，亲爱的，饿啊！

这就是说，“改革”的结果，给农民带来的仍然是贫困和死亡的命运。正如诗人所说：“在现今已经自由的农民生活中，只有贫困、愚昧、黑暗。”

长诗揭露了沙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穷兵黩武，到处抓壮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长诗不仅尖锐地讽刺了地主富农的贪婪、残酷，而且揭露了黑暗社会造成了人们的犯罪——守林人因为贪财而害命在沙皇苛刻的出版检查之下，诗人不得不采用寓言笔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货郎被杀的情节就带有象征性。杀害货郎的守林人，穷追不舍的行动，都有点像俄国民间传说中的“追命游魂”。但诗人笔下的这个“追命游魂”只是个愚昧可怜的蠢才，并不是人们迷信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

总之，这首长诗运用对比手法，一方面表现劳动人民的勤劳善良和对幸福的向往，另一方面则暴露了冷酷无情的现实。诗人甚至怒不可遏地写出了“沙皇发昏，苦了老百姓”这样的诗句。因此这首长诗曾遭沙皇政府查禁。

《严寒，通红的鼻子》

涅克拉索夫是妇女命运的歌手，他创作了一些关于农村妇女的诗篇，充满了对妇女命运的深厚同情。一八六三年，涅克拉索夫完成了农民组诗的又一部：《严寒，通红的鼻子》（有人译为：《红鼻子雪大王》），这是俄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篇之一。

这部长诗是献给诗人的妹妹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布特凯维奇（1823—1882）的。诗人终生对她怀着真挚的爱，他在去世前不久曾写信给她：“我的疲倦的、疼痛的头脑常常想到你，你这人世上惟一的亲人，常常想到你的无私的同情。”

在献词中，诗人写道：

我要为你唱出
最后的歌——而且把它献给你。
但它不会是更欢乐的，
它要比从前的歌儿更悲伤……

这就是全诗的基调。它预示着，这将是一部充满泪水和痛苦的诗篇。诗人对“改革”后的俄国现实绝望了，他悲痛欲绝地呼喊道：“这里只有石头才不哭泣……”

第一部：《农夫之死》。描写农民普罗克之死及其家庭的悲哀。诗人在这里展示的是俄国现实生活的真实画卷，是当时社会上的贫困、黑暗和不平等的真实写照。

严寒的冬天。农民普罗克赶着货车陷在深深的雪堆里，停留了半个昼夜，然后他浑身忽而发热，忽而发冷地赶着货车行走了三天：他急急忙忙，按照期限，把货物运到指定的地方。货物送到，他立即回家——一句话也不说，浑身像火烫！他母亲，年迈的老妇人，按俄罗斯民间风俗，先用九只纺锭将水向他身上泼浇，后来又扶他进了热气腾腾的浴室，但是不行——他一点也不见好！这时候，请来了巫婆，又是给他喝水，又是念咒，又是揉搓——不但没好，病情越来越糟。人们又让他三次钻过浸透汗水的马轭。又把他放进了冰窟窿里，又把他放在鸟架下……他一切都顺从，好像一只鸽子，可是不见好——他汤也不进，饭也不吃！

谢尔加乔夫村耍狗熊的费嘉，正好在这儿逗留，他提议还要把普罗克放在熊肚子底下，把他的骨头揉一揉。但是普罗克的妻子达丽亚把那个出主意的人赶出去了。她又想起另一个方子，她要来试一试：夜里，她向遥远的寺院走去（它离村子有十来里），那里供奉着一尊圣像，它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她捧着圣像回来——可丈夫躺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领了圣餐，穿上了殓衣，他看见妻子，呻吟了一声便死去了……

在四里外的一个乡村里，在教堂附近，风摇曳着被暴风雨吹折了的十字架，一个老人在选择墓地，他就是普罗克的老父亲。胡须镀上了白银，帽子挂满了冰霜，他手里拿着铁杆和铁锹。老人弯下自己年迈的腰，长久地、辛勤地为儿子挖掘坟地。坟墓挖好了，老人脱口说出：“但愿不是普罗克长眠在这里，不是普罗克啊……”老人悲痛地跌倒了。

在峡谷，在热尔吐哈河边，老人赶上了自己的老伴，他小声向老妇人问

道：“这口棺木是不是还好？”她的嘴唇微微一动，回答说：“还不错。”然后他俩都沉默了，雪橇轻轻地奔跑着，仿佛害怕什么……

普罗克无忧无虑地躺在白松木桌子上，他躺着，神色严峻，动也不动，床上点燃一只蜡烛，脚上穿着新做的树皮鞋，身上穿着宽大的麻布衣服。一双大手长满了老茧，这是他饱尝了劳动的艰难。他脸上毫无痛苦，还很漂亮，胡子一直垂到了手腕……

不是大风在茅草上呼啸，不是婚礼的行列在喧闹——那是亲人们在为普罗克恸哭，那是妻子达丽亚在为普罗克哀号：“你啊，我们的蓝翅膀小鸟儿哟！你撇下我们，飞到哪里去？论漂亮、个头儿和力气，村子里有谁和你相比？父母遇事总要问问你，在田野里你是好把式，对待宾客，你亲切又殷勤，你热爱妻子儿女……你为什么在人世活得这样短？你为什么把我们撇下，亲爱的？老母必定因为悲伤死去，你的老父也活不了，家庭的主妇没有丈夫——就像林中的白桦没有树梢。你不怜悯她这可怜的人，也不怜悯你的儿女们……醒醒吧！夏天，你还要在自己的宝地收割庄稼！……”

邻居们听到痛苦与呻吟，成群地拥进了门：他们把蜡烛放在圣像前，便深深地行礼鞠躬，然后默默无言地回去。

暴风雪凄厉地咆哮着，向窗口挥洒着雪花，太阳忧郁地升上天空。一匹淡黄色的老马驾着雪橇，沮丧地站在门口；没有多余的话语，也没有嚎啕痛哭，人们把死者从屋里抬出。老马呀，拉吧！把车辆索拉紧一点！你曾为主人效力多年，再辛苦这最后一趟吧！

听啊！丧钟敲了两下！神父在等待着——走吧！……前面走着一对悲痛万分的老伴，那是死者的爸爸和妈妈。两个孩子在车上伴守遗体，他们吓得不敢哭泣，在棺材旁边，手挽着缰绳，驾驭着老马的是他们可怜的母亲。她走着，她的眼睛深深陷下，最苍白的是她的双颊，连她头上那表示哀伤的白布头巾，也比不上它。达丽亚的后面——慢吞吞跟着不大的一群男女邻人，谈论着普罗克的那些孩子，说他们的遭遇实在不幸。说达丽亚将把许多活儿承担，等待着她的是悲惨的日子。“没有人会可怜她啊，”——她们一致这样断定……

人们按照规矩把棺材放进了墓穴，用黄土埋上。大家都悲伤啜泣，痛哭失声。村长伊万内奇应着妇女们的哭泣低声叫道：“安息吧，普罗克！你的为人真是厚道，你一向诚实，而主要是，你按期——当上帝拯救你的时候——缴足了主人的地租，纳完了沙皇的税务！”所有好听的话都说完了，这可敬的庄稼人呻吟了半晌：“是的，这就是人的一生啊！他又说了一句，才把帽子戴上。“你倒下了……你原是那么强壮有力！……我们也都倒下呀……谁也逃不了这个日子！……”人们又向墓地画了十字，然后在上帝保佑下各自转回家去。

达丽亚也回到家里——她要收拾房间，又得喂饱孩子。唉，唉！屋子是多么冷啊！她匆匆忙忙去生炉子。可是一看呀——没有一块劈柴！可怜的母亲踌躇起来：她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很想把他们好好地抚爱。然而没有工夫去抚爱。寡妇把他们领到邻妇家，立刻套上了那匹老马，便动身到树林里去砍柴……

第二部：《严寒，通红的鼻子》。描写诗人和劳动人民所向往的那种幸福生活。诗人对建筑在社会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天寒地冻。覆雪的原野闪着白光，前面是黑压压一片树林。周围的一切——她全没有心情观看，原野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辉……想必是太阳有些耀眼——达丽亚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悲哀压倒了她，森林冷漠地谛听着她的呻吟。可怜的寡妇的巨大痛苦，虽然被自由的小鸟偷听了去，可是这些鸟儿却不会向人们吐露……她一边哭泣，一边砍伐树木。她只顾砍柴忘记了寒冷，她没感到两脚冻得发疼，而她整个身心都在想念丈夫，呼唤着他，并在同他谈心，讲叙她苦难的生活……

春天，达丽亚这苦命人起来得很早，在家没有吃，身边也没有带，她耕地一直耕到天黑，夜里她修理镰刀，清早她又去割草。只得一个人干啊！在田野，她一个人累极了，不停地呼唤着他亲爱的人：“我种的地好吗？出来呀，亲爱的，你看一看！我割的草干不干呢？我堆的干草垛周正吗？……”没有人来教会女人劳动！没有人来启迪女人的智能！

家畜放进树林里去了，黑麦开始秀穗了，上帝赐给了好收成，无论她愿不愿意，只得一个人去干呀！……

牛虻嗡嗡地叫着，咬着，口里干渴得要命。太阳晒热了镰刀，太阳照花了眼睛，它烧着达丽亚的头和肩，它烧着达丽亚的手和脚，脊背累得酸疼，手脚疼得更凶，一个个火星儿在眼前升起……达丽亚心想：“普罗克，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来帮忙？”没有人帮助，达丽亚一个人把黑麦收割，她一边捆紧麦捆，一边把眼泪向麦捆滴落……

冬天的夜啊，这样的漫长，没有亲爱的人在身边，睡觉也闷得慌，达丽亚织起了麻布，免得再痛苦悲伤。她想到儿子葛里沙：“我要织出许许多多麻布，又细又薄，质地优良，等儿子长大，托媒人给他找个健康、美丽的新娘！”

听，铃铛叮当叮当地响！喜车的行列已经归来，快点出来迎接吧——孔雀似的新娘，小鹰似的新郎！将谷粒撒在他们身上吧，将蛇麻草也撒在年轻人的身上——祝福他们将来生活富足！

漆黑的乌云密密层层，正高悬在树桩上空，不好的消息在人民中间传播，青年们再不能长久地自由逍遥，很快就要招募新兵了！达丽亚只有葛里沙这独生子和一个小女儿，可是村长说：这是村公所的决议！达丽亚急坏了，黑夜里去搬请灵异的圣像。

风吼叫着，吹积起一个个雪堆。没有月亮，一片漆黑。达丽亚忘记了恐怖和寒冷，独自一人走到了森林的尽头。黎明时分，金色的星星忽然从天国坠下——殒落了。达丽亚画了个十字，飞快地向前跑去……她终于来到了修道院的门口。她等了很久，因为修女们那天正埋葬一个姐妹。早祷在进行着，修女们缓慢地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圣像在行进，跟着一大群人，修女们唱着赞诗，护送着它，人们也都恭敬地去吻它。圣母享有无上的尊敬，她使很多人得到了安慰。可就是对达丽亚不发慈悲！……

达丽亚对她丈夫讲完了一切，又开始砍柴。柴装满了一车，可她一个人却没有办法运回来。她呆呆地拿起了斧子，呜咽着小声哭泣，向一棵高大的苍松走去。她的两腿勉强支撑着身体，忧愁折磨够了她的心灵！她痴痴呆呆地在苍松下站着，没有思想，没有眼泪，没有呻吟。森林里是死一般的沉寂——严寒越加凛冽，白昼一片明净。

松林上空响起一阵咆哮，那是严寒大王在他自己的领地巡行。他看看森林里所有的路径，暴风雪是不是遮盖得严严实实，哪里是不是还有裂缝、空

隙，哪里是不是还有露出的光地？听啊！白发苍苍的大王越走越近。他忽然来到了达丽亚的上边，在她的头顶上出现！他攀上了高大的苍松，用手指敲打着松枝，于是他轻轻地唱起一支大胆而夸口的歌曲：“瞧一瞧吧，年轻的少妇，放大胆子，瞧我严寒大王长得怎么样？你遇见过的年轻小伙子未见得比我更加漂亮和强壮？风暴、飞雪和浓雾，总是服从我——严寒，我要到那汪洋大海建造一座座冰的宫殿。如果我愿意，我便让长川大河长久地在坚冰下隐藏；我要建造一座座的人们不能建造的桥梁。那急湍、喧闹的江河不久前还在自由地奔腾，但是今天却有人步行走过，满载货物的车队也在通行。我爱将深深坟墓中的死者薄薄地敷上一层冰霜，使血管里的鲜血凝结，把头壳里的脑髓冻僵。为使不怀好意的盗贼感到痛苦，为使骑者和马儿大吃一惊，我爱在黑夜的时候，在森林发出噼啪的响声。女人们抱怨着林妖，匆匆地在家里逃跑。对于醉鬼，骑马和步行的，我更要大开他们的玩笑。不用白粉，我会把满脸涂白，我还会使鼻子通红似火焰，我会把胡子和缰绳冻结在一块，哪怕你用斧头也砍不开！我是富翁，我的财产数不清，这些财产决不会减少，我用宝石、珍珠、白银把我的王国装饰得十分美妙。请跟我走进我的王国，请你做这王国的皇后！冬天，我们光荣地统治着，夏天，是我们沉睡的时候。进来吧，我将你爱抚，给你温暖，我要赐你一座淡青色宫殿……”

于是，严寒大王在她头顶上挥动起冰做的权杖。

“你觉得温暖吗，乡下的少妇？”他从高高的树顶向她喊叫。

“温暖呀！”这寡妇答道，而她却浑身发冷，冻得发抖。

严寒大王越降越低了，他又挥了一下权杖，更温柔更轻悄地向她说道：“温暖吗？……”

“温暖呀，亲爱的大王！”

温暖呀——可是她已冻僵。严寒大王摸了摸她的身体，向她的脸上吹送着空气，从他那苍白的胡子上向她撒下无数的针棘。

看吧，他已在她面前降临！

“温暖吗？”他又追问了一声，他忽然变成了普罗克，并且不断地亲吻她。这个白发苍苍的魔法师吻着她的唇，她的眼，她的肩，而且还向她小声说着那好像夫妻间甜蜜的语言。她是这样地爱听他的甜蜜的语言，达丽亚合上了眼睛，斧子也滑落在脚边，一丝笑意浮现在她那痛苦寡妇的苍白的双唇，她的睫毛细密而又洁白，眉心里结出了一些冰针……

达丽亚穿着晶莹剔透的霜衣，伫立着，她浑身慢慢地冰凉，然而她梦见炎热的夏日——

黑麦还没有完全运光，但是收割完了——他们多么轻松！男人们搬运一捆捆麦束，达丽亚在紧靠河边的田中挖掘着马铃薯。她的婆婆——一个年迈的老妇，也在这里干活；美丽的小女儿玛莎，这贪玩的孩子，坐在鼓鼓的麻袋上，手里拿着个胡萝卜。

大车轧轧地响着赶来了，老马望着自己的主人，而普罗克迈着大步，紧跟着一车金色的麦束。“上帝保佑！葛里沙哪儿去了？”父亲顺便问道。

“在豌豆地里，”老妇答道。

“葛里沙！”父亲在喊叫。

达丽亚向天上望了望：“想是不早了吧？还是喝点儿……”主妇站起身，从白木壶里倒了克瓦斯递给普罗克畅饮。葛里沙这时候才跑过来，周身缠绕着豌豆，像是变成了那会跑的绿色灌木丛。

“他跑来了！……唔！……淘气鬼，跑来了，像飞一样奔跑！”

葛里沙喊叫着，蹦蹦跳跳跑了来（脖子上套着豆蔓编的项环）。他拍着奶奶、妈妈、小妹——像一条泥鳅，来回地旋转！

玛莎向父亲叫道，“爸爸，带我去！”她从麻袋上跳下——但是跌倒了，父亲把她扶起。“不要哭！跌伤了——算不了什么！……”普罗克回头对达丽亚说道：“老婆子，像这样的淘气鬼，你到开春再给我生一个！”

“瞧你！”妻子害臊了，“有一个已经够了！（但她知道，心房下已有一个胎儿在跳动……）”

普罗克搭上了车，安置玛莎跟自己坐好。葛里沙也跑着跳上去，车就辘辘地滚动起来了。

一群麻雀从麦束上飞起，在大车的上空回旋飞翔。达丽亚用一只手遮着太阳，久久地踌躇观望。望着孩子们跟父亲驶进了自己烟雾弥漫的烘棚，而孩子们那绯红的脸儿从麦束堆里向她露出笑容……听啊，歌声！多么熟悉的声音啊！那歌者的声音是多么动听……达丽亚最后的痛苦的痕迹已从她身上消失干净，她的心灵已经随着歌声飘去，她已经完全沉醉在歌声里……

突然，响起了一阵沙沙声——有一只小松鼠在树梢上跳动。它在树枝上纵身一跳，把一块积雪踩落在达丽亚的身上。达丽亚伫立着，在自己魔力无边的梦里已经冻僵……

《严寒，通红的鼻子》这部长诗的基本主题是“改革”后的农村，用诗人的话说：“这里只有石头才不哭泣……”为了表现这一主题，诗人着力塑造了普罗克和达丽亚这两个质朴、勤劳的俄罗斯农民的形象。诗人明确指出，在严酷的现实条件下，象普罗克和达丽亚这样身心健康的人，不管他们怎样诚实地生活，怎样勇敢地同贫困作斗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生存的权利和地位。诗人着重指出，“解放”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万恶的贫困迫使普罗克冒着严寒承运货物来养家，终于患重病而死。但是断送他性命的并不是严寒，而是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条件下的现实生活。

涅克拉索夫曾在许多诗篇里表现他对广大农村妇女命运的“如焚的忧虑”，并对她们的生活的艰苦作了卓越的描写。而达丽亚的形象正是诗人笔下最迷人的妇女形象之一。达丽亚是真正的斯拉夫女人的完美典型。诗人描述她是一个美人，她是世上的一朵奇葩，脸儿绯红，身儿周正，个儿高高，她穿什么衣裳都美丽，她干什么活儿都灵巧。饥饿，寒冷，她都能够忍受，她永远是耐心而又沉静。平日里，她不爱闲着。可是当劳动过后，她唱歌，跳舞，纵情欢笑。她浑身透露着能干，而且洋溢着内在的力量。她认为，他们的生路全靠劳动。他们终于有了一所温暖的房子，孩子们长得又胖又结实，节日里还有多余的面包。做弥撒时，她穿着漂亮的衣裳，胸前抱着一个婴儿，边还带着儿子……而在丈夫死后，她勇敢地挑起了家庭沉重的担子。最后，她为了给孩子们取暖，孤身一人到森林里去砍柴，结果被“严寒大王”冻死在森林里。在俄国，农夫农妇之死是微不足道的。诗人却在大家漠然视之的事件中注入了无比真挚深沉的感情，使读者不禁为之潸然泪下。可以说，俄罗斯妇女的全部高尚心灵都毕现在诗人的笔下了。诗人通过这个庄严美丽的斯拉夫妇女的形象，体现了俄罗斯妇女的许许多多优美的特征：

俄罗斯乡村里有一些妇女，
脸上娴静而又端庄，

举止间带着优美的活力，
还有女皇的步态和目光，——
除非是瞎子才看不见她们，
睁眼的人都这样把她们谈论：
“一露面——好像太阳闪着光芒！
她一瞧——你好像得了奖赏！”
她所走的道路，
也正是我们全体人民所走的，
但是穷苦环境的泥污，
仿佛就粘不上她们的身体。

在长诗一开头，涅克拉索夫又深刻地指出了俄罗斯妇女艰苦命运的三个阶段：

第一段：同奴隶结婚，
第二段：做奴隶儿子的母亲，
而第三段：至死也服从奴隶，
俄罗斯国土上的妇女
就遭受着这些可怕的命运。

世世代代的俄罗斯妇女一直遭受着这三段艰苦的命运。尽管这样，一般的农村妇女仍然保持着固有的优良品质。诗人通过达丽亚这样勤劳、淳朴、坚韧、忠贞的形象，显示了劳动者精神世界的美。诗人塑造达丽亚这一形象的目的，就是要表现俄罗斯人民的优秀代表蕴藏着的旺盛体力和巨大的精神力量。值得指出的是，涅克拉索夫是第一个把俄国农民（农奴）特别是受压迫最深的农妇（女农奴）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的诗人。他把农奴看作人，对他们倾注了热情、尊敬和无穷的信心。这部长诗虽然没有写到农民的革命斗争，诗人却通过达丽亚、普罗克这样的形象告诉读者：这样的人，决不会是永远注定做奴隶的。诗人通过达丽亚在临死前的幻想，表达了俄罗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尽管整个长诗的基调是悲壮的，但仍然可以听到美好和乐观的音调。

《俄罗斯妇女》

涅克拉索夫一生写了两部历史题材的长诗，这就是《祖父》（1870）和《俄罗斯妇女》（1871—1872）。他在这两部长诗里，不仅写了十二月党人，而且还创造了当代人的肖像，从这里可以看到二十年代革命和六十年代革命运动之间的继承关系。

涅克拉索夫出生于十二月党人革命发生的时代，就是普希金的时代，也就是俄国政治上最反动最黑暗的时代。俄国在俄法战争中，虽然得胜，并且和欧洲的通商更加频繁，工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仍旧是专制统治，农奴制度的残酷剥削，书刊审查的严厉，给人们造成一种压抑、沉闷的感觉。在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俄国贵族中的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军官，起来组织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准备推翻农奴制度，并限制沙皇和贵族的权力，有的甚至幻想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些秘密组织的成员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因为这次暴动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发生的。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革命失败后，一百多个十二月党人被捕入狱，次年七月十三日，雷列耶夫等五个主要领导人被处绞刑，其余的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涅克拉索夫根据他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观察，利用了一些回忆录和当时一些有关十二月党人的文件等等，写成了这部具有鲜明时代感的长诗，创造了俄罗斯妇女的优美形象。

《俄罗斯妇女》由各自独立但思想内容又密切相关的两篇长诗组成。第一篇是《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第二篇是《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

《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是诗人根据一八七一年一月在莱比锡出版的罗真男爵所著《一个十二月党人的札记》一书写成的。特鲁别茨卡娅公爵的妻子叶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特鲁别茨卡娅是拉瓦尔伯爵的女儿，一八二六年她的丈夫、十二月党人特鲁别茨基（1790—1860）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后，她是十二月党人妻子中第一个去西伯利亚找丈夫的，一八五三年死在那里。这篇长诗就是描写她如何不远千里、不辞艰辛到西伯利亚寻找丈夫的故事。

正是严寒的冬天……在一座豪华的府邸门前，停着一辆精美、轻快的雪橇车。车里点着一盏灯，车前套着六匹马。老伯爵细心地整理好车内的靠垫，又铺了一张熊皮在脚下，然后，他把一个小圣像挂在右上方，做起祷告。他知道，他的女儿特鲁别茨卡娅就要离开他到遥远遥远的西伯利亚去寻找丈夫，她丈夫因参与十二月党人的暴动而被流放到那里去服苦役。一想到这里，老伯爵不禁怆然泪下。

女儿走出来，对父亲说：“亲爱的爸爸，我们彼此都感到痛苦，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去了，别了，祝福你亲爱的女儿一路平安吧！天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再见，唉，没有一点希望。别了，你的爱，你对我的嘱咐，即使在遥远的地方，我也将牢牢记在心上……那另一种义务，更崇高，而且更艰难，它在向我召唤……我的路是这么遥远，我的路是这么艰辛；我的命运又是这么可怕，但我的意志坚如钢！别了，亲爱的爸爸！别了，我曾幸福地度过青春时代的家乡！……”

雪橇车平稳而飞快地在城里行驶。公爵夫人全身穿着黑色的衣服，面色苍白得像死人。父亲派了秘书，戴着十字架，一路上陪伴她。就这样，在第二十天头上才赶到了西伯利亚西部省城的秋明。秘书对她说：“再走上十天

的光景，我们就可以看到叶尼塞河了，恐怕皇帝也不会这样出行！……”

雪橇车在飞驰。公爵夫人想起了她青少年时代。她的家是一座高大的楼房，富丽堂皇，耸立在涅瓦河畔。一对石狮蹲在大门两边，更显得威武壮观。楼梯上铺着绒毯，雅致华丽的大厅里，彩灯耀眼。听啊，音乐响起来了！孩子们正在跳舞，多么愉快！人们把她的两条亚麻色的辫子都扎上鲜红的缎带，她那鲜艳的时装和花一样的脸使所有人倾倒。嬉戏的童年不知不觉飞逝而去，接着，她又梦见她变成了少女，在一次舞会上，一个青年向她低头求爱……她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豪华和喧闹，跟着心上人漫游在欧洲，到了文化悠久的罗马……她和丈夫在那些日子里的漫步和交谈，她永远难忘，然而，那些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的日子却已一去不复返……

快活的梦幻消失了，在她面前出现了现实生活的一幅幅图景：趾高气扬的乡绅，垂头丧气的农民，在田野里，一群群穷人不知疲倦地劳动，在伏尔加河上，纤夫们不断地呻吟……她向秘书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告诉我，难道这里全是这个样子？没有一点富裕生活的影子？”响起一阵镣铐声。“停一下，马车夫！”这是一队流放犯在她面前走过，引起她一阵心酸。公爵夫人拿出一大把钱送给他们。“谢谢，祝您一路平安！”犯人们齐声说道。好久好久，她还能模模糊糊记起他们的面貌……

车越朝东方奔行，沿途越荒凉，气候更寒冷。又是一个夜晚。公爵夫人久久不能入睡。她朦朦胧胧梦见她熟悉的城市。她站在高塔上，眼前是一片骚乱：数不清的人群——官吏、商人、小贩、牧师，一齐向元老院广场跑去。那地方原来驻扎着一个莫斯科师团，又开来了好几个师团的士兵。士兵们喊道：“缴械投降！”回答他们的是枪弹和刺刀。一个走在前面劝降的将军被打死了。那带着圣旗和十字架的大主教来了：“忏悔吧，弟兄们！向沙皇下跪！”暴动的人群里响起了回答：“老头子，滚开吧！为我们祈祷吧！这儿没有你的事……”皇帝亲自下令：“开炮！”……“啊，亲爱的！你还活着吧？”公爵夫人失去了知觉，从高塔上摔下来……她梦见：一个白发老者，拿着一串钥匙，对她说：“跟我来吧，思念丈夫的女人！我领你到他那里去，他还活着！”她跟着他，走了好久好久，最后，门吱呀地一响——突然，他出现在她的面前……一个活着的死囚！她扑倒在他的怀里，急忙向他问候：“告诉我，怎么办？我还很健壮，我能为你报仇！”“不要去，不要去招惹刽子手！”似乎是丈夫在说话。可是，可怕的钟声、卫兵们的喊叫，还有夹在他们中间的第三者，她没有听清……

梦幻又把她带到了充满阳光和波浪的美好的南方。蔚蓝的天空上看不见一片云彩，花朵满山谷开放，太阳、大海和花朵都在向她歌唱：“呀——这就是南方！”在群山和蔚蓝的大海中间，在山谷深处，她跟着自己的心上人飞快地奔跑。一个戴着花冠的女人向他们喊道：“祝你们俩一路顺风！”突然，这女人，又笑了一笑，把一朵花儿抛到她的胸前……呀，这就是南方！亲切的梦儿向她歌唱：“你的亲爱的伴侣将和你欢聚一堂，他将自由而舒畅……”

雪橇车走了两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了伊尔库茨克。陪伴她的秘书病了，她等了两天，后来，她决定独自前往流放地，便来找省长大人请求帮助。省长身材很高，满头白发，干瘪得象一具僵尸，制服上挂满了十字勋章。在驿站的一间房子里，公爵夫人和省长进行了一场谈话。

公爵夫人：我要上涅尔琴斯克去！请快些备马！

省长：我来了——我是来欢迎您的。

公爵夫人：请您下命令吧，给我几匹马！

省长：请您再等一些时候吧。我们这儿的路是这样难走，您也应当休息……

公爵夫人：谢谢您！我还精力充沛……我的路程况且也不算远了……

省长：可还有八百里的路程，更糟糕的是这一段路很坏，行走起来很危险！我曾在您父亲手下服役七年，我对他的感激将永远记在心间，我已经准备为他的女儿效劳……我完全是您的……

公爵夫人：我什么也不需要！（她打开了通向过道的门）马车是否已为我准备？

省长：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送来了一件公文……

公爵夫人：公文上说些什么？难道叫我回去？

省长：对，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我还未决定是否批准……道路是那么遥远……

公爵夫人：您为什么这么啰嗦！马车是否已经替我准备？

省长：不！我还没有下命令……这儿，我——就是皇帝！您父亲尽管由于他的慈爱准您出来，可是您这一来等于害了他……您还是快些回去吧！我们这里一片荒凉，而那地方——比这更荒僻、寒冷，冬天有八个多月，那里只有犯人和牢房。您也不可能和丈夫住在一起，您必须在普通的监狱里生活，而食物只有面包和酸酒。您的丈夫是一个罪犯，而您却要到那里受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公爵夫人：不！我决心已下——绝不反悔！我知道，我丈夫过着可怕的生活，那就让我的生活也和他一样吧！

省长：为了他，我向您请求：不要到他那儿去！否则，他反而会更痛苦！

公爵夫人：我要恢复他的骄傲，我要给他以力量！对我们刽子手的蔑视，对正义的共同向往，将成为我们可靠的柱石。

省长：好美丽的幻想！可是您要知道，那样的话，您的一切都完了！您必须在取消您权利的公文上签字！就是说，取消贵族称号，取消财产管理权、遗产继承权，等等。

公爵夫人：您认为是一种权利，不！我才不看重它呢！把公文拿出来！我要签字！那就得请您——快给我备马！……

省长：不，您还是先想一下吧——下一次我再来拜访！……

省长整整一天没有来，公爵夫人急不可待地前去找省长。省长没来见她，说是得了重病……一连过了五天，第六天，他来了。

省长：我无权给您马匹，公爵夫人！只能用卫队一站一站地把您送到那里……

公爵夫人：我的天！这样一路上不是要走几个月时间？

省长：嗯，如果一路上折磨还不能使您死掉，那么，春天您才能到达涅尔琴斯克。

公爵夫人：您说的一站站护送是什么意思？

省长：就像犯人那样用粗绳捆上手脚，在哥萨克卫兵的押送下，要走上五百里光景的艰难的道路，可是，到涅尔琴斯克的矿坑，还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那些犯人常常像苍蝇一样死在路上，尤其是冬天……公爵夫人，还是赶快回去吧！

公爵夫人：啊，不！请您下命令，给我准备一队人马——我走着去！对我说来，反正一样！……

“不！您坐车去！……”老省长突然叫了一声，用手蒙住了充满泪水的两眼。“请原谅我吧，我折磨了您。我接到过命令，要千方百计阻拦您寻找丈夫。我不能再对您蛮横无礼……”他打开大门，叫了一声：“喂！立即套马！”

《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是涅克拉索夫根据《玛·尼·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札记》一书写成。玛·尼·沃尔孔斯卡娅是有名的尼·尼·拉耶夫斯基大将的女儿，一八二五年嫁给十二月党人谢·格·沃尔孔斯基公爵。拉耶夫斯基将军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俄法大战，并荣获勋章。沃尔孔斯基公爵，是一个旅团的少将指挥官，也曾为沙皇立过战功，深受沙皇赏识；但他同时又是十二月党人南方革命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一八二六年，当他儿子尼古拉诞生后数日，他在乌满尼地被捕，押送到彼得堡，囚于彼得保罗要塞。最初被判死刑，后又改判为放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这部长诗就是描写他的妻子——沃尔孔斯卡娅如何丢下儿子，离开娘家，到西伯利亚寻夫的故事。

这部长诗共有六章，副标题为《祖母的札记》，是以祖母给孙子们讲故事的方式写成的。

沃尔孔斯卡娅出生在基辅城郊的一个乡村里。父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将军，在十九岁时，就成了师团的司令。他曾参加对波斯和瑞典的远征，在俄法战争、莱比锡战役中曾多次负伤，屡建战功。大诗人茹可夫斯基曾写过诗篇赞颂这位战将的勇敢和军事天才。晚年，他辞职以后，隐居在乡村的庄园里，过着恬静、闲适的生活。父亲十分喜欢自己的女儿，年幼时便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来给她上课。沃尔孔斯卡娅能歌善舞，常常是舞会上的女王。她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梳着一条黑色里闪着青光的大辫子，浅黑、美丽的面孔，高高的身材，柔软的腰肢，曾使多少年轻军官迷恋！根据父亲的主张，在她十八岁时嫁给了沃尔孔斯基。他因在莱比锡城郊作战而出名，沙皇提拔他为少将。结婚后，他们很少住在一起，因为沃尔孔斯基忙于军事职务，经常到各地巡视。有一次，沃尔孔斯卡娅因病来到敖德萨疗养。丈夫赶来了，住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在一天夜里，丈夫从外面回来，喊醒正在酣睡的妻子：“起来！快给我找钥匙！把壁炉点燃！”她立即起身，点燃壁炉。她发现：丈夫脸色苍白，显得十分惊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些公文，送进壁炉里烧掉。她也帮着丈夫烧毁这些公文。丈夫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第二天一早，他们骑马离开了敖德萨，走了三天时间，来到她父亲的庄园。沃尔孔斯基脸色阴沉，同妻子告别后便远走他乡了。他没有告诉妻子他远行的原因，使她深感不安。父亲劝她不必担心，说是沙皇交给他一项秘密使命，很快就会回来。父亲关切地说，她已有了身孕，不应过于激动、忧虑。她很快发现：父亲、哥哥都像有什么事瞒着她。仆人也在默默地嗟叹。她给丈夫的亲戚们写信——却不见回音。最后，她终于明白了：丈夫发生了不幸，他因为参与谋反而被捕，很快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沃尔孔斯卡娅和姐姐一起到彼得保罗要塞去探望丈夫。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把她们请到一间宽敞而阴暗的大厅，说：“请等一下，公爵夫人！我们马上把他带来！”她看见丈夫穿着囚衣走来，便一头扑进他的怀里，痛苦地放声大哭。丈夫指着自己的囚衣说：“祝贺我吧，玛莎，祝贺我的新生！你

了解我了，原谅我吧！”她悄悄地对他说：“我全都明白了。我爱你，比以前还爱得更深……”丈夫告诉她，他要去服苦役。她说，流放也拆不散我们。他那苍白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他掏出一块手绢，把它放在窗前，她也并排地放上了自己的手绢，分别时，她拿走了丈夫的手绢，而把自己的手绢留给丈夫。回到家里，她打开手绢，看到角上写着几行字：“我的朋友，你是自由人。你理解我吧——别责备我！我心中十分充实——我希望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我的妻。别了！问候我的小宝贝……”

她去找地位显赫的亲戚，父亲也去哀求沙皇，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沙皇不肯饶恕他。她决定到西伯利亚去陪伴丈夫。母亲从基辅城被叫了回来，兄弟们也赶了回来，父亲严厉地斥责她，让她“想得开”。他们劝她，求她，可她决心已下，决不改变。父亲被激怒了，请她好好想一想。她直接给沙皇写信，沙皇虽然勉强同意了，但却暗示她没有回来的希望了。

沃尔孔斯卡娅告别了双亲和兄弟，把自己心爱的儿子托付给姐姐，便乘着马车上路了。当她经过莫斯科时，她的亲戚辛纳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请了一些对沙皇尼古拉一世不满的贵族和文艺界的进步人士为她饯别。普希金也在这儿，他们是童年时的朋友。演员们表演得十分精采，那歌声比祈祷和祝福更令人难忘。

他们都哭了，每个人都向她道别：“上帝保佑您！”

严寒的冬天。道路洁白而平滑。在涅尔琴斯克近郊，人们为她举办了一个舞会。第二天早晨，她赶到了涅尔琴斯克市，她简直惊呆了：原来，特鲁别茨卡娅也来到了这里。“我赶上了你，赶上了你！”她向特鲁别茨卡娅跑去，幸福的热泪流满了双颊。“他们在布拉高达茨克矿坑！”只剩下十二俄里的路程了，她俩决定一同前往。

她们终于来到了监狱。周围布满了哨兵。胖胖的典狱长故意为难她们，说他要到涅尔琴斯克城去取皇帝批准的公文，第二天早晨才能返回来。她们只好在一间农舍里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沃尔孔斯卡娅便起床了。她在村中散步，无意中来到一个地下通道的门旁。一个士兵手握军刀在警卫。她哭着请求士兵带她去矿坑，士兵心软了，便点上一盏灯，带她走进了一条地下道。水静静地流着，突然，听到一声叫喊：“你们要到哪儿去呀，哪儿去呀？想要自杀吗？不准女人们到那儿去！赶快回来！”沃尔孔斯卡娅灵机一动，吹灭了油灯，在黑暗中狂乱地向前飞跑……坑道越来越亮，她发现了一大片广场，广场的高地上一大片人影……有人看见了她，喊道：“这莫非是上帝的天使吗？你们看，你们看！”人越聚越多。“沃尔孔斯卡娅！”特鲁别茨基认出了她。人们给她放下了梯子，她像箭一样爬了上去！全是她认识的人：特鲁别茨基、阿尔达蒙、穆拉甫约夫、波里索夫兄弟、奥波连斯基公爵……他们流着热泪，亲切地夸奖她是勇敢的女性。可是，她的丈夫在哪里？“您去找他吧，由于幸运，他没有死！我们每天都要给俄罗斯挖三普特的矿石，如像您所看见的，劳动并不曾杀死我们！”他们快活地说笑着。

突然，有一个人喊道：“他来了！他来了！”沃尔孔斯卡娅向那片开阔地冲去，几乎跌倒。丈夫戴着镣铐，向她伸开了两手：“玛莎！”他在远处全身瘫软下去，两个流刑犯扶住了他。泪水在他苍白的脸上流着，伸开的双手在颤抖……

涅克拉索夫在长诗《俄罗斯妇女》里塑造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特鲁别茨卡娅和沃尔孔斯卡娅的光辉形象。诗人通过这两个妻子千里寻夫的动人故

事，辛辣地揭露了沙皇黑暗的残酷的统治，歌颂了俄罗斯妇女的纯洁的爱情、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和坚贞不屈的精神。

在《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中，诗人力求再现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真实情景。诗人出色地描写了十二月党人走向元老院广场举行暴动的历史画面：这里有平民、官吏、牧师、商人，也有全副武装的士兵，还有站在一旁暗自发笑的、饱经世故的法国人……面对沙皇的残酷镇压，十二月党人没有屈服，他们勇敢拼杀，直到战死或被捕。在这里，诗人对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行动充满了由衷的赞美，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事件上，他通过特鲁别茨卡娅寻夫的前后经过，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黑暗和腐朽。特鲁别茨卡娅和省长的对话场面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的。省长先是以西伯利亚悲惨的流刑犯生活来吓唬她，又以彼得堡舒适的贵族生活来诱劝她，目的是要她回去；但她毫不动摇。省长看到威胁和利诱都是无效的，便嘲笑她只是她丈夫的“空虚的幻觉”的牺牲品，只是她丈夫的“可怜的奴隶”，但她却愤怒地喊道：

不！我不是可怜的奴隶，
我是一个女人，他的妻！
就让我命运悲苦吧——
我要对它永远忠诚！
啊，如果他为了另一个女人
而把我忘记，
那么，我就有勇气
不去做他的奴隶！
可是，我知道：我的情敌
就是他对祖国的热爱，
如果本来应当是这样，那么
我就会对他原谅！

接着省长又叫她在文件上签字，这文件写明只有她甘愿放弃贵族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才能让她去西伯利亚。她毫不犹豫地签了字。省长便佯病不见她。过了几天又对她说，只能像押送流刑犯一样派兵把她押到那里。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最后，这个沙皇的忠实走卒也被感动得哭泣了，答应派车送她。至此，一个高大的优秀的俄罗斯女性的形象耸立在我们面前了。她勇敢、坚定、忠贞、善良。她蔑视权贵，憎恨沙皇，她痛骂皇宫是“阴暗的屋子”，咒骂沙皇是“刽子手”。这是一个革命的女性，是当时俄罗斯女性的先进代表。

在《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中，诗人力求在他的女主人公身上体现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进步妇女的特点。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是当时俄国有名的美人，诗人在这首诗里也真实地再现了她那迷人的形象。但当她在“可恨的矿坑”里出现，引起了那些正在服苦役的十二月党人的震惊，称她为“上帝的天使”时，这就不仅表现了她的外貌美，而且还表现了与她的外貌美相一致的灵魂美。

如果说阻挠特鲁别茨卡娅到西伯利亚的是伊尔库茨克省长的话，那么反对沃尔孔斯卡娅到西伯利亚去的则是他父亲拉耶夫斯基将军。省长只不过是

一个执行命令的官吏，而拉耶夫斯基却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而且他的女儿从小就对他顺从惯了，因此，这父女俩之间的斗争，实际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显得更加艰苦。但是，她终于胜利了。因为她认清了自己的道路，认清了沙皇时代一个俄罗斯妇女所应该走的道路，她坚信丈夫的事业是正义的。因此，她不畏艰辛，不惜一切代价，弃儿离家去寻找丈夫，给他以爱情，给他以温暖，给他以力量。她认为，这是她作为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光荣职责。在诗人笔下，沃尔孔斯卡娅和特鲁别茨卡娅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她们同样忠于丈夫的正义事业，坚贞不屈，但在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却显示出各自不同的个性：沃尔孔斯卡娅比较内蕴、含蓄、敦厚；特鲁别茨卡娅则大胆、泼辣，敢于毫不顾忌地直接指责沙皇的专横暴戾。

长诗主要是写两个妇女斗争的经历，诗句质朴、真切；此外，对沿途的自然景色及对西伯利亚独特的人情风俗也有许多细致优美的描述。

主要代表作品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著名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顶峰，是俄罗斯农民生活的百科全书。诗人为这部作品，从一八六三年起直到一八七六年，整整写了十四个年头。这是一部人民的史诗，同时也是一部激情横溢、音调和谐、感情深沉、富于音乐性的抒情叙事诗。这部巨著由于诗人逝世而未能最后完成，但是，从他已经创作出来的那些诗章来看，这部作品可以毫不逊色地列入优秀的俄罗斯文学宝库之中。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组成。全诗由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诗人称为“第一部”，包括开篇和五个诗章。

一八六一年沙皇俄国被迫废除农奴制度，农奴必须以高额赎金向地主赎取土地，在完成赎地手续前，仍须为地主服役或交役租，在此期间，农民叫做“暂时义务农”。却说在一条大路上，七个暂时义务农碰到一块儿。他们家住勒紧裤带省，受苦受难县，一贫如洗乡，他们来自彼此相邻的七个村庄：补丁村、破烂村、赤脚村、挨冻村、焦土村、空肚村，还有一个灾荒村。七个庄稼汉碰到一块儿，七张嘴争了起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过得快活又舒畅？

罗芒说：“地主。”杰勉说：“官吏。”鲁卡说：“神父。”顾丙家两兄弟——伊凡和米特罗多说是：“大肚子富商。”八洪老爹头也不抬，一口咬定是：“公爵大人——当今朝中的大臣。”蒲洛夫却说道：“沙皇。”

庄稼汉都是牛性子，一旦怪念头钻进了脑袋，哪怕用棍子也敲不出来，——各说各的，谁也不让！时光不等人，吵昏了脑袋没留意，西山落了红太阳。他们靠在一棵大树上，生起火堆歇歇腿。一只小鸟落在火堆旁，八洪老爹捉住了它，就着火堆瞧了瞧，说道：“小雀儿啊，比起我们庄稼汉来，还数你能耐强！待几天翅膀长硬了，你只消嗖的一声想飞何方就飞何方！”蒲洛夫皱着眉头说：“其实又何必长翅膀，只要路上有面包吃，咱们凭两条腿，也能把俄国全走遍！”顾丙兄弟说：“每天早晨再来它一桶烧酒。”其余几个人接着说：“早上来它十条咸黄瓜，晚上再来它一壶热腾腾的茶……”这时，那只失掉孩子的母柳莺听见了他们的每一句话。它在火堆边停下来，叫了叫，跳了跳，忽然对八洪老爹吐出了人话：“放了我的儿吧！为了赎小鸟儿，我愿出高价。你们的愿望我都能满足，不过还得你们自己找。”“请指点吧！”庄稼汉们齐声说。母柳莺告诉他们说：“从第三十根里程标转进森林里头去，一直走上一俄里，有一块小草坪。草坪上长着两棵古松，就在古松根下埋着一个小匣子，这个匣子是件宝。你们把匣子刨出来，匣子里装着一块自己开饭的桌布，随时随地，你们饿了，它就会供给你们吃个饱！只消念念有词：‘喂！自己开饭的桌布，招待招待庄稼佬！’好啦，现在放掉我的孩子吧！”八洪说：“等等！你瞧我们这么穷，要走的道又这么远。我捉摸你准是一只仙鸟，你就干脆帮个忙，把我们身上的旧衣服，也都点化一番！”母柳莺回答说：“不论要缝缝补补，还是要洗洗晒晒，自己开饭的桌布都会替你们干……好了，放了我儿吧！”八洪摊开大手掌，把小鸟放了。母柳莺又嘱咐他们道：“有一件事你们要切记：只要肚子盛得下，要多少吃食都可

以；可是每天喝的酒，只能要一桶不能再多。若是你们多要了，头一两次还可将就，满足你们的要求，第三次就要遭殃！”母柳莺和它的小崽飞去了。庄稼汉一个跟一个，都走上了大路去寻找那神奇的小匣子。小匣子找到了，打开一瞧，真有自己开饭的桌布！他们一齐叫道：“喂！自己开饭的桌布，招待招待庄稼佬！”瞧哇！桌布铺开了，一眨眼全都变出来了……庄稼汉松开腰带，围着桌布团团坐，这一番宴席好排场！他们高兴得互相亲嘴，互相保证：从今以后，大家不再争吵，也不回家见老婆孩子和年老的爹娘，一定要寻找出那个答案：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过得幸福又舒畅？

第二天一早，七个庄稼汉一起上路。一路上，他们遇见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穿树皮鞋的庄稼佬，乞丐和大兵，手艺人 and 马车夫。眼看天色近黄昏，迎面来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一位神父。庄稼汉们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做一字儿排开，拦住了神父的马。神父困惑地望着他们：这帮人想要干什么？“不用怕！”鲁卡说，“我们不是拦路打劫！我们是本分的庄户人，我们心里有个疙瘩，想要弄明白：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我说是神父。可敬的神父先生，你的日子美不美？请你凭着上帝，对我们讲一讲……”

神父在马车上坐着，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才说：“正教徒们！埋怨上帝是罪孽，我背负着我的十字架，忍受着一切……我把真象告诉你们吧！你们认为什么是幸福？安宁、名声、财富，对吗，乡亲们？那好，我先说当神父有什么安宁？老实说，我们从诞生起，就得拼命钻营。一个神父的儿子怎么才能捞到文凭，又要花什么代价才能获得神父职位，唉，真是一言难尽！我们的教区大，道路又难走。秋夜里更深夜静，数九天漫无风雪，一开春遍地泥泞——哪里招呼上哪里去，随叫随到不去不行。整天听到的是垂死的喘息，灵前的号陶，孤儿的悲伤，阿们！……请想一想，神父有什么安宁？”

庄稼汉们想了一想，请神父接着讲。神父说：“神父的名声也不好听。你们管我们叫‘马杂种’，编成讽刺歌谣嘲笑我们……”顾丙家的两兄弟回答说：“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怨不得我们……”神父说：“那好，我们再来看看神父富不富？过去贵族的大庄园一处连一处，他们家道旺盛子孙多，我们也就有好日子过。当时的老爷们，尽管性子暴一些，可终究是善心的主儿，是我们教堂的老主顾：结婚要我们行礼，生孩子让我们施礼，有罪要向我们忏悔，死了要我们举行葬仪。可如今呢？世道不古！地主像犹太人似的，分散到外地去了：有的在俄国各地，有的跑到了外国。前几年，对付旧教徒禁律可严着哩，如今却放松了，这一来可不打紧，神父的收入断了门路！现在谁给神父送长袍？还有谁给绣圣餐巾？神父只有靠农夫过日子，逢年过节要些喜糕，复活节要些鸡蛋。农夫自己穷得要命，想多给点也拿不出……”神父说完这番话，轻轻打了一下马。庄稼汉们闪开道，深深地鞠了一躬。

春天的阳光好暖和，节日的空气真叫浓！在尼柯拉节（五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几个庄稼汉来到一个市镇上。他们在吵闹的人丛间穿来插去，提起嗓门儿直吆喝：“喂！有没有幸福的人？出来见见面！要是你活得真幸福，我们有一桶现成的酒，请你放开肚皮喝，喝了不要钱！……”从古到今没听过这种吆喝！可也有好多人满心想喝酒不花钱。于是，他们在一棵大树下摆上了酒罐。

一个被辞退的教堂小助祭，瘦得像根火柴棍儿，他说幸福不在于金银珠宝，只要悟了道，天天有烧酒喝！人们问他烧酒哪里来？他说：“你们方才就答应给……”于是，庄稼汉们把他赶跑。

又来了一个戴奖章的老兵，有气无力，半死不活，可还想讨酒喝。他说有三桩幸福事：第一桩，他打了十二次仗，一次也没被打死！第二桩，在和平日子里，他天天半饥不饱，居然熬到如今！第三桩，不论大小过失他都遭毒打，不过总算活着。

庄稼汉们对他说：“喝吧，喝吧，好老总！谁也不会和你争，你的幸福——没话说！”

一个白俄罗斯庄稼佬，黄头发，罗锅腰，悄悄地挨过来，向酒桶跟前凑：“给我也倒一点儿吧，我幸福！”他说，他的家乡在白俄罗斯，过去吃的是大麦面包，如今在顾波宁老爷家干活，给的是黑面包。又来一个满脸晦气的汉子，他说他是个打狗熊的，他的三个伙计全给狗熊收拾了，只有他福气大，活了下来，虽然大母熊把他的脸打歪了。大伙乐了一阵子，酒还是舀给了他。一批破衣烂衫的要饭花子，闻到了烧酒味儿，也都赶来嚼舌头，说他们到处接受施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七个庄稼汉终于明白了：烧酒全部白费了，正巧酒桶也见了底。“够了，够了，够了！唉，庄稼汉的幸福哇！破烂和补丁的幸福，罗锅和老茧的幸福，都滚回家去吧！”

东方快发白了，人群慢慢地散了，七个庄稼汉也困了。忽听得铃声叮当响，一辆三套马车飞快地奔过来，马车上晃晃悠悠地坐着一位胖地主，挺着个大肚皮，叼着支雪茄烟，撇着两撇小胡子。七个庄稼汉连忙跑上大路，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做一字摆开，把带铃铛的马车迎面拦住……

车上坐的是附近的地主，名叫格夫利乐·饭桶耶夫。这位地主满面红光，身材又矮又壮，六十来岁年纪；胸前饰着丝绳的外套，宽大的裤子，势派可真神气。饭桶耶夫一见有七条大汉站在马车前面，吓出了一身汗。他慌忙掏出手枪：“谁也不准动！强盗！土匪！一动我就开枪！”庄稼汉哈哈大笑：“我们哪儿是土匪！瞧，我们没有刀枪棍棒。我们有心事想请教。”饭桶耶夫答应说老实话。于是，庄稼汉们便提出了“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请地主凭着良心讲一讲“地主的日子美不美？”

饭桶耶夫从马车上蹦了下来，他说：“戴上帽子坐下谈吧，先生们！”他命令仆人给他铺上毛毯和靠垫，倒上一杯白葡萄酒，然后才开始讲起他过去的生活：

饭桶耶夫出身于名门望族。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他走过村庄，农奴们匍匐行礼；他走过树林，一排排百年老树，也对他鞠躬如仪！万物都在娱乐主人，就连每棵小草也脉脉含情地说：“我属于你！”

饭桶耶夫住着豪华的外国式楼房，盛大的酒宴，一摆不是一两天，而是整个月不断！自己的肥火鸡，自己的果子酒，自己的戏子和乐队，仆人是足足有一个团！

想当年，每逢秋高气爽，在遥远的猎场上会凑齐四五十个地主，每个地主都带着十来个骑马的领狗人，一百来条追兽犬；每个地主都带着自己的厨师，一大车食料。地主一出发打猎，队伍浩浩荡荡！

想当年，地主说出一句话，谁也不敢违抗，他爱饶就饶，爱杀就杀。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拳头就是警察！每年一开春，农奴们来打零工，总要带上礼品，除了布匹、蛋类、鸡鸭鹅这些农奴自古以来要交给地主的東西以外，还要“自愿地”带些其他礼物。……

说到这里，饭桶耶夫打了一下唉声：“唉，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完了！”

永别了，自由自在的好日子，永别了，地主的俄罗斯！”接着，他讲起了地主的现在：

地主庄园不见了，代之而兴起的是林立的小酒馆！农夫参加自治会，农夫还学文化哩。土地虽然还属地主，可地主不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有的文人提出要让他们学习、劳动！……说到这里，地主号啕痛哭……善良的庄稼汉们心里思量起自己，也禁不住一阵心酸：“一条大铁链扯断了，向两边蹦开：一头打中了老爷，另一头打中了庄稼汉！……”

第二部分：《农妇》，包括开篇和八个诗章。

七个庄稼汉心想：“不能老在男人中间寻找幸福的人，咱们得访女人！”这一天，他们来到了光腴村，人们告诉他们说：“这里没有幸福的女人，立锥村倒是有一个，——这女人结实得像母牛，又明理，又好心，哪个女人也比不过她，她叫柯察金娜，人家管她叫‘省长夫人’哩。”

柯察金娜是个仪态端庄的妇人，粗壮结实的身板，年纪三十七八。她长得很美丽，身穿一件无袖短袍，肩搭一把镰刀。在一个星月之夜，她对这几个庄稼汉讲起了她的一生：

柯察金娜出生在一个不喝酒的和美的好人家。满四岁那年西蒙节（九月十四日），爹爹让她骑在马背上，送走了她的幼年；六岁她就去放马，还养了一群鸭，还往地里给爹爹送饭。往后是采蘑菇和野果，往后是拿着耙子翻干草。家里、地里的活儿，她一件一件全学会……从小干活是好手，唱歌跳舞也不落人后！她长大了，嫁给了一个外乡人非利普。

非利普一家子人口多，爱挑眼又爱寻事。丈夫上彼得堡干活去，嘱咐她万事忍耐别出声。公公要她时时照应，一眼没看住，就得上酒店赎东西。婆婆凡事讲兆头，吃喝起坐都有忌讳，不问你知道不知道，犯了忌讳就愠气！有一次，丈夫从外地回家，招呼她给回娘家的大姑子拿双新鞋。她正在搬一只坛子没搭腔，非利普动了火，上去就是一巴掌！接着，丈夫取下丝绳鞭，一鞭鞭把她抽打！家里人没人可怜她，只有她公公的爹萨威里老爷爷怜惜她。于是，柯察金娜又讲起萨威里老爷爷。

萨威里长得虎背熊腰，二十年来没剃头，灰色的鬣毛蓬蓬松松，那模样真像一头熊。他已经满了一百高龄。他不喜欢这家子人，他自己住一间小厢房，不准别人进他的门。家里的人也憎嫌他，成天也骂骂咧咧的，他亲生的儿子也管他叫“烙了印的苦役犯”。听这话萨威里也不恼，他回到自己房中，画画十字，读读神历，突然间高兴地说一声：“烙了印，却不是奴隶！”每当公公撒泼，她就钻进老爷爷的屋，关上房门。她做活计，她那可爱的儿子小皎玛就坐在老爷爷肩头上。萨威里原住倔头村，只因他受不了一个德国籍地主老爷的毒打和剥削，把这个地主活埋了，所以被抓去，放逐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二十年苦役，二十年流放，这才回到家乡。

柯察金娜又接着讲起她的遭遇：那一年秋收时，她把小皎玛交给萨威里老爷爷看管。老爷爷年岁大了，晒太阳睡着了，她的小皎玛让猪群咬死了。紧接着，新的祸事又临门！她和老爷爷被带去审问。警察局长像野兽般对她咆哮：“妇人，你和农奴萨威里有何奸情？快给我招！”柯察金娜小声回答说：“老爷这玩笑开得太损！我是个忠实的妻子，而萨威里爷爷一百岁了，敢情你也知道……”不等她说完，警察局长便断言说，是她和老爷爷串通谋害小儿。她一再央求，可他们根本不听。他们还把她死去的儿子扒光后用刀子一层层割肉。她眼前一阵昏黑，她又挣扎，又喊叫：“凶手，强盗！……”

她要去告状，老爷爷劝她：“你是个农奴，忍着吧，我们有冤没处诉！”老爷爷从此一百天没吃东西，悲惨地死了。

时间又过了二十年。柯察金娜又生了几个孩子。世上祸事不单行，勉强度了荒，又要抽壮丁！非利普的哥哥已经当了兵，非利普还是被抓去了。当兵的妻啊，日子真难熬！柯察金娜决定去找省长大人。她花了两个卢布，买通了看门人，把她领进了省长的会客厅。刚巧，省长夫人碰见了她，听她讲了情况，派人到立锥村调查后，便把非利普从军营放了回来。从此，家里人对她另眼相看，都管她叫幸福的女人，送她的绰号就是“省长夫人”……

柯察金娜的故事讲完了，她悲痛地对七个庄稼汉说：“乡亲们，你们去找官吏、大臣和沙皇吧，他们才是幸福的人！你们不要访问女人，上帝为证：寻访女人一辈子也不会有结果！”

第三部分：《最末一个地主》，包括三个诗章。

彼得节。好热的天。处处割草忙。这一日，七个庄稼汉来到了文盲省老粗乡，经过一个贫穷的村庄——大老粗村，走到伏尔加河岸上……七个出门人站着看，割草的人一大群，几十把镰刀一齐砍，刷一声倒下一大片！七个出门人走到一位名叫符拉司的老汉前去搭话。忽听一阵音乐响，有人喊：“我们的地主来出游了！”

三条游艇靠岸了。一条坐着音乐师和家仆；另一条坐着怀抱婴儿的老保姆，还有不吱声的女食客；第三条船上尽是地主：两个漂亮的少奶奶，两个蓄着小胡子的少东家，三个差不多大的小少爷，还有一个精瘦的老头儿，戴着一顶贵族帽，他就是最末一个地主乌鸭金公爵。老地主领着全班人马，把整个割草场巡视一周，农民们都深深鞠躬。村正符拉司围着地主转，那么毕恭毕敬：“是！是！遵命！”

七个庄稼汉莫名其妙：“如今已经兴了新章程，可这个老地主照样抖威风……”七个庄稼汉来到了草垛边，用那神奇的桌布摆上一桌酒宴，请来了老汉符拉司，让他讲一讲这件奇怪的事情。

那一年，沙皇公布了新章程，废除了农奴制。却说这位乌鸭金公爵说什么也不相信：“撒谎！全是土匪！”他撵走了调停吏，轰走了警察局长，自己还是照样横行。他变得疑心特别重，谁要不对他鞠躬，他就使鞭子抽！省长亲自来给他解释，两人争了大半天。老地主因为过度激愤，当天晚上他中了风，半身不遂，面如土色！他的两个当近卫军的儿子赶回来了。长子代替父亲和调停吏一起拟定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条例。冷不防老地主直扑上来，大发雷霆：“犹大人出卖了耶稣，落得个人人唾骂；而你们出卖了什么？——我们贵族阶级世代代的尊严权利，都叫你们出卖干净！”两个儿子着了慌，要是老子生了气，临终前取消了他们的继承权可不得了！老地主有无数金银和财宝，可不能让它们落到别人手里。听说老地主有三个私生女，都在彼得堡嫁了将军，要是给了她们岂不白等一场！

老地主又病倒了……现在只要想出办法赢得时间就行！其中一个少奶奶信口骗老地主说，已经下了新诏书，农奴全部归地主！老地主高兴得哭了一场，领着全家拜了神像。这一下老地主又来了劲儿，恢复了打猎和出门奏乐，动不动就棒打家奴，动不动就集合农奴。自然，他的两个儿子事先都和家奴串通好了，而且央求全村农民暂时服从老地主，事后加倍报答，还答应把伏尔加河滩的那片草地送给全村农民。

就这样，老地主又抖了三个月威风，在一次出游时中风死去。最末一个

地主一死，老爷的恩惠也告结束：他的两个儿子再也不给农民一文酒钱！至于河滩上那片草地究竟归谁，老地主的两个继承人和农民们一直在打官司。符拉司是农民的代表，长年住在莫斯科，也上过彼得堡，可是却毫无结果！

第四部分：全村宴，包括引子和四个诗章。

大老粗村的住户们世代是庄稼汉，也有些熬松香的工人。村头那棵老柳树是个不出声的见证人，它看见大老粗们世代在树下过节、开大会，白天在树下挨皮鞭，晚上在树下接吻、谈情。今天，江湖郎中克里姆在它的树荫下发起了这席全村的宴会。

在横倒着的圆木上，在盖木房的木架上，坐下了全村庄稼汉；七个出门人也和村正符拉司坐在一起。开始喝酒时，符拉司让他的小儿子去喊诵经的助祭特利冯。不大一会儿，特利冯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萨瓦和格里沙来了。他俩都是神学校的学生。

全村宴正是老地主死的那一天，庄稼汉们哪里料得到：他们赚得的不是河滩上的草地，而是打不完的官司？当他们干完了第一杯，首先就争了起来：拿这块草地怎么办？大老粗村的农民想把这块草地交给村正去完税。他们想：只要交完了税，农民的生活就会自由得像神仙一样！“大老粗们，喝吧，尽情地乐吧！”他们乐得合不上嘴，嘈杂的人声汇成一片。大老粗们缠住了特利冯的两个儿子：唱支快乐的歌吧！于是，萨瓦和格里沙唱道：

孩子刚拉扯大，
转眼就走光：
沙皇抓男丁，
老爷抢姑娘！
只有那残废人
才能留在家。
俄罗斯的老百姓
生活顶刮刮！

大老粗们不唱这支歌，他们唱起了他们自己的大老粗的歌：《劳役歌》，曲调缓慢又悲凉：

乱蓬蓬的头发，一身的穷，
卡里拿没一件漂亮衣服……

从脖颈，到脚跟，
全身皮，裂了缝，
吃糠麸得了个膨胀肚。

起早忙，落黑干，
受折磨，挨皮鞭……

唱完歌，庄稼汉又七嘴八舌地讲起村子里发生的希奇古怪的故事……一个满脸黑胡子的小伙子讲起了“模范的家奴、忠心的雅可夫”的故事：话说有个老爷，名叫泼利万诺夫，本不是上等社会出身，他用贪污的钱

买了一个村庄，每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转眼间度过了三十三年。这人贪心吝啬，和贵族不相往来，只偶然去探望姐姐。泼利万诺夫老爷不但对农奴暴虐，对自己的亲人，他的心肠也硬得像铁：嫁了女儿，他把女婿痛打一顿，一个钱没给，把他俩赶上了街。

农奴雅可夫从小就服侍老爷，和主人一起活到老年。老爷的两腿得了风瘫，治来治去，总不见好转。老爷穿着睡衣，老老实实躺在床上，忠心的雅可夫小心伺候着，寸步不离，老地主把雅可夫称为朋友和兄弟。两人一块过了夏秋和冬春，每日里玩玩纸牌消磨光阴。逢上好天气，雅可夫亲自把老爷背上马车，亲自把马车驾到他姐姐住所，亲自背着老爷，去会那老太婆。

这一年，雅可夫的侄儿格里沙长成了人，他跪在老爷面前，请求准许他结婚。老爷瞟着格里沙的未婚妻阿丽沙，暗自琢磨，“但愿上帝把我的腿还给我！”于是，他大声回答说：“我叫你到棺材里去结婚！”雅可夫苦苦为侄儿求情，老爷硬是不答应，还把他的眼中钉捆去当了壮丁。忠心的雅可夫这一回伤透了心，喝了个昏迷不醒……

老爷没有了雅可夫，简直寸步难行，换别人来伺候，个个都那么粗鲁！老爷央告一阵，又臭骂一通……就这样挨过了两个星期。忠心的家奴忽然回来，首先对老爷深深鞠了一躬：“不要再提那件伤心的事，我会忍受苦命，一直到死！”

雅可夫又坐在地主脚边，寸步不离，地主对他又象兄弟一般称呼。老爷见他脸色不好，问他：“雅可夫，你的脸色为啥这么难看？”雅可夫回答说：“没什么，只不过胸口有点发堵。”

茶喝饱了，纸牌玩得不想再玩，用针线串蘑菇，串了几大串，把樱桃、草莓泡在酒里喝了，地主想上他姐姐家去消遣消遣。

地主悠闲地躺在车上抽烟，欣赏着明媚的阳光，翠绿的草原。雅可夫灰沉着脸，不爱说话，他手里的缰绳不住地颤抖。雅可夫一拐弯，把车赶进了魔鬼谷，那里有一片阴森森的树林。老爷慌了神：“你这是往哪里去？”雅可夫闭着嘴，一句也不答理，磕磕碰碰地一直走了好几里地。

没有路，只有坑和倒下的树木，只见溪泻谷底，只听得清风吹树……马站住了，再不肯向前一步。千年古松像一堵墙，迎头拦住。雅可夫对可怜的老爷一眼不瞧，用颤抖的双手把马卸下了套。老爷对着脸色煞白的忠仆雅可夫苦苦求饶。他说尽好话，答应给许多东西。雅可夫听完了，笑得好凄厉：“要我杀人弄脏手，我还不乐意！不，今天要死的不是你！”

雅可夫爬上一棵高高的古松，在树枝上紧紧地拴了根缰绳，在胸前画了十字，望了望太阳，脖子套进了活结，——两腿一伸丧了命！这下可真把老爷吓掉了魂！雅可夫悬在他头顶，随风摆动。老爷又是哭又是喊，没人答应。魔鬼谷渐渐变黑了——夜幕已经降临。一会儿是群鸟怪叫，一会儿是野兽闪着燃烧的眼睛。一只老鸦飞落在死尸头顶，不大工夫便飞来了将近一百只乌鸦。这位地主老爷大叫着，用拐杖把它们赶走。老爷在谷里躺了整整一夜，哼哼着赶走那些乌鸦和狼群；到早上才有个猎人把他发现。

老爷回到家，不住地哭喊：“我作了孽！惩罚我吧，我的天！”

又听了几个怕人的故事，大伙又热烈地争了起来：谁的罪孽最重？一个说：“酒店老板。”第二个说：“地主。”第三个说：“农民。”第四个却说：“强盗。”这时，修士约翰用轻轻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讲起了《两个大罪人的故事》：

话说从前有十二大盗，头目是库劫亚尔。他们不知杀害了多少没有罪的基督徒，抢来的财宝不计其数，密林深处扎上了营帐。库劫亚尔还从基辅带回一个美人。白天和情妇寻开心，天一黑就出去抢……但良心终究战胜了他，他打发手下人各自回家，把金银财宝散给教堂，宝刀埋在柳树下。他长途跋涉求赦罪，耶稣墓前去礼拜，最后他做了僧人，又风尘仆仆地转回程，在密林中找了棵老橡树，隐居下来潜心修行。上帝对隐士发了慈悲，指给他一条路，让他用有罪的手和凶器，砍倒这棵老橡树。上帝的圣徒对他说：“一旦这棵大树倒下了，你那罪孽的锁链也就断了。”

隐士量了量这棵老橡树，三个人拉手才能抱住这树干。他挖出宝刀，向上帝祷告，马上动手砍大树。他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哪能把巨树拦腰砍断？砍了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这一天，忽听有人向他喊：“喂，老头，你在干什么？”这是地主麻木不仁斯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这地主的暴行令人发指，修行老人早有所闻，于是老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以便劝导这个罪人。地主听完了嗤之以鼻：“我早已不再想灵魂得救！世界上我看得起的东西，只有名利、女人和酒。老头，做人应该要学我：我杀农奴象宰羊，鞭打、绞死、抽筋、活剥！我睡觉还格外香！”

老隐士身上出了奇迹：无名怒火往上升，他扑向麻木不仁斯基，一刀扎进他的心！正当这地主鲜血淋漓，一头扑在马鞍上的时候，千年的老树轰然倒地。大树一例，老隐士的罪孽也就洗清了……

又是唱歌，又是讲故事，又是发议论，又是争吵——通宵的宴会好热闹！直到天亮人才散去。七个出门人留在柳树下睡觉，那位约翰修士也和他们一起睡下了。萨瓦和格里沙搀扶着爹爹，摇摇晃晃走回家，哥俩一边走一边唱：

人民的命运，
人民的幸福，
光明与自由——
在一切之上！

助祭特利冯的家境比最苦的农民还苦。他家里有两个小房间：一间里是冒烟的炕，还有一间夏天睡的小屋，长宽不过三步。没有马，没有牛，仅有的猫和狗也不知去向。两个少年照料爹睡下，萨瓦拿出书来读，格里沙却坐不住，走到了田野上。

格里沙长得骨骼粗、脸庞却很瘦削，——神学校贪财的总务不给学生们吃饱。格里沙在学校里常常半夜一点钟就醒了，睁着眼睛盼天亮，等早上发给的一杯蜜水，一块面包。大老粗村尽管穷，哥俩回村倒胖了。这多亏了他的教父符拉司和众乡亲的帮忙。所以，两个小伙子尽力帮他们干活，还替他们在城里办各种事情。

格里沙永远忘不了他那因劳累而早逝的母亲。他记得，母亲摇着他，哄他睡觉，嘴里还唱着《盐之歌》：

娘给片面包，
娘再给一片，——
不吃，光哭喊：

“撒点盐盐！”

娘再撒面粉，
眼泪如雨淋！
淋透了面包，
儿子大口吞！
为娘心高兴，——

全靠娘的泪，
那点儿咸味，
救了儿的命！……

格里沙记住了这支歌。在那又黑又冷、又严格、又沉闷、又吃不饱的神学校里，他常用祈祷的声音轻轻地唱《盐之歌》，一边唱一边想母亲，也想养育自己的整个大老粗村。在这个少年心里，对可怜的母亲的爱和对大老粗们的爱，很快就融合为一。还在十五岁的时候，格里沙已经清楚地懂得了：他要为什么人献出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格里沙·向幸福诺夫是俄罗斯派给大老粗村民的使者，命运给他准备下了为争取人民幸福而斗争的光荣路程。

格里沙想着心事，沿着大路来到了伏尔加河畔。看到那些受尽劳累的纤夫，他不禁想到谜一样的俄罗斯和它的人民：

你又贫穷，
你又富饶，
你又强大，
你又虚弱，
俄罗斯母亲！

格里沙在心里编着歌儿，低声唱着。唱着，唱着，格里沙雀跃着喊道：“我的歌儿成功了！伟大的真理在这支歌里火焰般燃烧，明天我就唱给大老粗们听，——他们再不能老唱悲伤的歌！”

格里沙回到家，对他哥哥庄严地朗诵了这首新歌。哥哥说：“真是好歌！”格里沙躺下睡觉，他困得很，却睡不着，在半睡半醒之中，这支歌变得更加美妙。啊，要是七个出门人知道格里沙此刻的心情的话，他们马上就可以回家！……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以寻找真理的七个庄稼汉在漫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他们求见的想象中的幸福者的自述，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整个俄国社会的矛盾，塑造了代表各阶级各阶层性格典型的典型人物形象。

长诗所写的是农奴制度改革后的俄国现实，它令人信服地表明，当时的俄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幸福者的俄国。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有如“一条扯断了的大铁链，一头打中了老爷，另一头打中了庄稼汉！”尚没有解除农奴制枷锁的农民，又被套上了资本主义的“轭具”——这就是涅克拉索夫对改革后俄国现实的精辟剖析。请看，诗人用这样的诗句来表现农民所受的剥

削：

干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
等到活刚干完，看哪，
站着三个分红的股东：
上帝、沙皇和老爷！

诗人就这样毫不留情地剥光了“伟大改革”和“新秩序”的漂亮外衣，把俄国社会“亦新亦旧”的黑暗真相展示在人们眼前，并且把锋芒直接指向了大地主头子沙皇。

这部长诗打破了俄国诗歌的旧传统，把农民（不久前的农奴）放在长诗的中心位置。长诗注意的中心是劳动人民，他们是长诗的主人公。可以看出，诗人是在竭尽全力向他们指出革命行动的道路。

首先，诗人真实地描写了俄国农民悲痛而饥饿的生活，这在《快乐歌》、《劳役歌》、《兵的歌》、《饿歌》、《盐之歌》等歌曲中表现得十分鲜明。诗人写道：

男子汉面前三条路：
酒店、苦役、坐监牢；
妇人面前三个绳套：
第一条是白绫，
第二条是白绫，
第三条是白绞，
任你选一条，
把脖子往里套！

在这里，诗人完全站在农民一边，细致入微并高度概括地展示了农民那种贫困无告、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长诗中塑造了萨威里、库劫亚尔等反抗者的形象。萨威里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争取农民利益的斗争的不屈不挠的俄罗斯壮士。诗人用很多笔墨描写了他反抗的一生。萨威里因为反抗地主而遭到二十年苦役加二十年流放，但是，他没有屈服。萨威里已经是一百岁的老人了，周围的人们说他是“烙了印”的犯人，但他高傲地回答说：“烙了印，却不是奴隶！”在萨威里身上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优秀品质——勤劳、勇敢、坚韧、酷爱自由，同时也寄托了诗人对人民的无限希望。诗人在手稿里还写了萨威里逃出苦役营，对沙皇政府复仇的片段，但是因受出版检查限制而未写进定稿中。

强盗库劫亚尔也是一个为争取人民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他从自己的痛苦有罪的经历中认识到，只有起来斗争，推翻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千年古松”，才能获得独立自由。最后，他勇敢地杀死了地主，他在人们获得自由的时候也成了一个自由人。诗人认为，库劫亚尔的事业是神圣的，是值得歌颂的。

涅克拉索夫也看到了农民的弱点：迷信、愚昧、酗酒、逆来顺受。在“模范的家奴、忠心的雅可夫”这一段故事里，诗人批判了那种“老爷打得越重，

他越感恩谢典”的奴性。诗人指出，这种奴性是没有好下场的，雅可夫忠心服侍老爷一辈子，到头来还是自己丧生在老爷脚下。

塑造一群地主的形象也是长诗的重要任务之一。涅克拉索夫站在农民立场，以农民的眼光描绘了一群丑态百出、贪婪成性的地主形象。诗人通过刻画饭桶耶夫、乌鸭金等农奴主——地主的形象，揭露了剥削阶级丑恶而顽固的本性。在《最末一个地主》这一部分中，我们看到，尽管沙皇公布了新法令——废除农奴制，但是，以乌鸭金公爵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是多么顽固不化啊！他们不肯轻易地、自动地改变旧有的一切——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在诗人笔下，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啊！列宁对于涅克拉索夫在这方面的功绩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指出：涅克拉索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8—39页）涅克拉索夫对沙皇、地主的揭露和控诉，至今读来还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在长诗的最后部分，诗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塑造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全村宴》中出现的格里沙·向幸福诺夫（音译应为：杜勃罗斯克隆诺夫）就是这样一个雏型。这个人物是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为原型写成的。

格里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革命家，“人民辩护人”的形象。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乡村教堂的助祭，他在神学校念书时，过着比最贫寒的农民还要穷苦的生活。饥饿的童年和严酷的少年时代使格里沙同人民接近起来，并且决定了他的生活道路：

命运给他准备下了：
光荣的路程、
人民辩护者的名声、
肺病和流放西伯利亚。

格里沙在性格上的许多特点，很像杜勃罗留波夫。他像杜勃罗留波夫一样，是农民利益的辩护人，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利益的辩护人。“……哪儿呼吸困难，哪儿有苦难的声音”，他首先就到那儿去。为了“整个神圣的俄罗斯的每个农民能够过好日子”，他准备献出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

涅克拉索夫通过格里沙这个青年革命家的典型，回答了本书书名提出的问题，——人民的幸福体现在革命之中；惟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向沙皇制度作斗争的革命者，才享有真正的幸福。长诗以“亿万大军正在奋起，无敌的力量终将得胜”的欢呼声结束，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必胜信心。

涅克拉索夫原打算在长诗以后的章节中继续发展这个革命者的典型，他在重病时还说：“再有三四年的生命就好了。……越往下写，我就越清晰地看到了长诗怎样继续发展，看到了新的人物和新的画面，”可惜的是，一八七八年诗人的逝世中断了他的写作计划。

涅克拉索夫本身的软弱性使这部长诗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省长夫人”一章中，诗人描写了统治阶级的“慈悲”，赞美了一个省长夫人，这正是诗人向自由派弹出的阿谀逢迎的调子，即诗人自己承认的“不正确的音

响”。这种音响和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是不协调的，和诗人塑造的萨威里这个反抗者的形象也是不调和的。另外，诗人虽然一直探索“俄国向何处去？”的答案，但由于当时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主要阶级，所以诗人也无法看到未来，当然也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在艺术上，这部长诗画面广阔，气魄宏伟，结构严谨，故事带有民间传奇色彩，语言丰富、生动、诗句朴素、简明，很多部分读起来像民歌民谣。这部长诗不仅是诗人一生创作中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鸿篇巨著之一。

文艺思想和艺术风格

文艺思想

涅克拉索夫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诗篇里。现将他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主张文艺要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

涅克拉索夫生活的时代，正是俄国文坛上“纯艺术”的拥护者和“果戈理派”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涅克拉索夫旗帜鲜明地站在“果戈理派”（即批判现实主义）一边，提出文学要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他在自己一生的最后日子里写道：“谁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人类兄弟而进行的斗争，谁才是不朽的……”在一八七六年所写的一首长诗里，诗人明确提出了他的创作方向：“我没有用我的七弦琴给我们的贵族们争来光彩……”这句话说得真实而崇高。的确，涅克拉索夫虽犯过错误，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才能献给贵族和资产阶级，即统治阶级。在《诗人与公民》里则更明确提出，首先要做一个公民，即革命者，然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因此，人民的主题就成了他的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

（二）主张文学必须描写俄国社会的真实。

涅克拉索夫是普希金和果戈理传统的忠实继承人。他是一个公民诗人。他主张要揭露统治者的贪婪和残暴，要揭开血淋淋的俄国现实的内幕，要真实地再现俄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他在一八五八年写的一首短诗中写道：

我的诗篇啊！对于流过眼泪的世界，
你是活生生的见证！
你诞生在心灵上暴风雨
骤起的不幸时分，
你撞击着人的心底，
犹如波涛撞击着峭壁。

在诗人笔下，诗神缪司是“悲惨的穷人们的忧愁伙伴”，缪司引导他“跨过暴力和邪恶，劳动和饥饿的黑暗的深渊”，她教会诗人“感受自己的痛苦”，并祝愿诗人“把这些痛苦向人世上宣布……”因此，诗人便把暴露和讽刺，指责和抗议当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宗旨。

（三）主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涅克拉索夫是一个宣传诗人。但是，他在强调诗歌的革命思想倾向的同时，又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在《形式》（仿席勒）这首诗中，诗人写道：

在形式上要舍得下功夫，
诗的风格必须和主题相当。
做诗正像铸造银币一样，
要严格认真，一丝不苟，
使每一行诗都叮当作响。
坚持这样一条原则吧：

叫词句住得挤一些，
思想才能住得宽敞。

为了更好地表现人民的主题，涅克拉索夫对传统诗歌作了大胆革新，采用了与内容相适应并为农民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

艺术风格

（一）浓郁的民歌风味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重要特点，是贯穿在他的一切创作中的民歌基调。他的诗往往是从民歌发展而来的，因此它能真实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形象性格，反过来它又变成了民歌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涅克拉索夫以自己富有革新精神的创作实践开创了新的诗风，从而揭开了俄国诗歌史上新的一页。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民歌基调明显地体现在他的长篇巨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里。长诗的书名、结构以及童话似的开端，就和民间说唱文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长诗的情节非常近似关于寻找人类命运、寻找幸福和真理的童话。长诗以通常的童话讲述方式开头：

哪年哪月——请你算，
何处何方——任你猜，
却说在一条大路上，
七个庄稼汉碰到一块儿……

像在民间童话中一样，长诗中的七个主人公争吵不休，然后，由于会说人话的神奇的鸟的帮助，他们和解了，决定一起去寻找幸福。这样，真理寻找者在漫游俄罗斯期间的所见所闻，七个庄稼汉所求见的那些想象中的幸福者的自述，构成了长诗的内容。为了加强长诗开头的印象，涅克拉索夫还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重复手法。七个主人公每次遇到新的人物，就复述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争论以及他们的心事。

长诗的语言含有浓郁的民间风味。诗人摒弃了贵族文学家所一贯推崇的“高雅”的诗歌语言，大胆用农民的口语写诗，还吸收了大量民间俗语、俚语、谚语、谜语，充分表现了群众语言的丰富、生动、机智和诗意。

它飞在你前面——像老鹰，
它飞在你后面——像乌鸦，
它飞在你前面——躲不过，
它飞在你后面——拉不下……

这里的“它”，指的是“灾祸”。农民一年到头总是提心吊胆地生活，说不上有什么天灾人祸会突然飞来。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农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灾祸”本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诗人运用了民歌形象性的比喻，把它具体化了，感知化了，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的苦难。

这部长诗的格律也有鲜明的民歌特色。俄罗斯民歌的音乐性体现在重音和轻音排列组合构成的各种节奏（音步），其中最有特点的是“重轻轻”音步。涅克拉索夫对民歌进行了提炼，在长诗中采用了无韵诗的形式，三音步抑扬格和“重轻轻”结尾相结合的基本格律，每隔数行又有一行诗以重音结尾。这种格律既适合说唱，也有利于抒情和讽刺。其间又间或穿插着头韵、腰韵、脚韵、对称、双声等音乐手法。而包孕在长诗中的许多歌谣和小叙事诗，则是格律丰富多采的有韵诗。涅克拉索夫创造性地运用了民歌，在形式上别创一格。

（二）鲜明的对比手法

涅克拉索夫善于运用对比手法鲜明地表现俄国社会的真实画面。

在那里帝王的宫殿是华丽的，
但庄稼汉的木房却是寒伧的。

这就是涅克拉索夫所揭示出的俄罗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的现实。可以说，这种对立的现实，贯穿在诗人的全部创作中。

在《大门前的沉思》中，诗人展示的是两个阶级的对立：富人们住在豪华的宫邸里，大吃大喝，纸醉金迷；穷人们流浪街头，四处乞讨……诗人就是通过这种对比手法，强烈地展现了他对地主阶级的愤恨和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

在《俄罗斯妇女》中，省长先是描述贵族生活如何舒适、幸福、快乐，然后叙述西伯利亚矿坑的艰苦、肮脏、寒冷。省长是要通过这种对比来威吓特鲁别茨卡娅，使她回心转意不找丈夫。而最后，特鲁别茨卡娅还是毅然决然地去西伯利亚矿坑过那种非人的生活。这里，对比的描写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坚毅的性格。

涅克拉索夫在运用对比手法时，有的是两个世界的对比，如农村的贫困、荒凉和地主庄园的豪华、富丽；有的是同一场面中两种情况的对比，如《最末一个地主》中，乌鸦金公爵在草地上摆酒宴，而农民在一旁拼命干活，挥汗如雨……在对比中，涅克拉索夫多数是用现实生活的画面作客观的对比，自己很少加以评述。诗人运用对比手法的目的，就是无情地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败，揭露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从而彻底否定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

（三）象征的故事情节

为了麻痹沙皇出版检查机关，涅克拉索夫常常在他的一些诗篇中采用寓言的笔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严寒，通红的鼻子》这首长诗中，诗人描写达丽亚冒着严寒进森林砍柴，由于疲劳她靠在一棵大树下，她渐渐失去了知觉，被冻僵了。这时，诗人插入了一段关于“严寒大王”的民间传说。

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严寒大王是万里冰封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主宰。传说有一个凶恶的后母为了害死继女，把她派到冰天雪地的森林中去，嫁给了严寒大王。严寒大王一连三次问快要冻僵的姑娘：“暖不暖？”姑娘逆来顺受，驯服地回答：“暖！”结果严寒大王给了她大量赏赐，送她回家。涅克拉索夫借用这个民间故事的形式，但却赋予它以相反的含义。在长诗中，严寒大王三次问达丽亚：“温暖吗？”达丽亚虽在幻觉中回答说：“温暖呀！”但严寒大王却残酷地把她冻死了。

涅克拉索夫写作这部长诗时，正是沙皇反动势力残酷迫害进步力量的恐怖时期，诗人不能正面表现社会斗争，但通过他笔下的严寒大王的形象，仍使读者隐约猜出这就是俄国统治者的化身。在这里，这种象征性的故事情节起着点题和深化主题的作用。

